再生緣全傳

再生緣全傳卷之五

詩曰

金殿承恩點狀元　少年高捷[illegible]
未擲素毬臨仙境　先趨春光接綵球
作意天工成配偶　光緣俗類漫凝嗔
眼快試照京相識　不說新情說舊愁

仲春廿六近清明　眼下風光又換新　嬌鳥乍聞聲怡怡　柔條細動葉青青　晚風簾幙飛彩蝶　初日紗窗听曉鶯　殘氣侵衣天氣好　喜箋試筆意偏清　長情未斷還重續　鳳願死成託再生　四集既終進五集

舊文又起接新文　前書曾說梁丞相　夫婦相商結女婚　傳出命來呼匠作　府前高搭綵樓門　佳期準在初三日　要擲天婚配貴人　巧匠艮工齊奉命　裝花結綵亂紛紛　高樓搭在儀門外　一道長梯迴陵実　小姐不須離府第　出廳就可上樓門　相衙熱鬧非常比　哄動了环僕婦人　一等太史離了府　成群打夥出高厮　離小姐　撇夫人　嚌嘆喧嘩隊隊行　不表下房諸侍女　且談內室一千金　香房却對夫人戶　母女相親情義深　這日却逢初二旦　嫦娥窗下偶拈針　香閨閑下無別事　巧綉梅花竹葉裙　日映紗窗

春日暖　風搖綉幌鳥聲輕　細分綠綫綵綵軟　欵挑銀針朶朶新　偶爲蝶來聊顧盻　忽因人靜復沉吟　丁香舌燥思烹茗　回首低乜喚侍人　叫過丫鬟呼靜鶴　房櫳寂乜少人聲　消停只得抬身起　漫揭湘簾向外行　午綉拈針猶未罷　一絲綫線逗朱唇　出房步到中堂內　連喚了環三四声　景氏夫人忙答應　姑娘可是要茶吞　痴奴劣婢貪頑耍　內裡無人做事情　言乞親臨堂中喚　方才將續應連声　夫人含怒開言罵　只曉貪頑向外行　小姐要茶親自喚　全然不見你們應　丫环答應慌忙去　太太正呼僕婢們

你將外邊觀繡綵　高樓造得可將成　衆人見聞齊去瞧　真是良工太用心　百樣新鮮花發〻　千般艷麗錦層層　如今已扯紅羅幔　下午之時就搭成　景氏夫人心內喜　回觀愛女喜盈〻　素華小姐慌忙問繡綵懸花爲甚因　相國夫人攜素手　笑言坐下向兒云　多嬌只得隨慈母　就在中堂坐定身　已蹙翠眉愁脉〻　又看紅顏色深〻　夫人笑扯羅衫袖　說道是　爲你終身大事情　今歲父親爲主考　門牆桃李得諸生　會元鄭姓名君玉　第一風流新貴人　金方十七魁金榜　殿試多應入翰林　再看新科諸進士

閨中大半少年人　你父心欲思數轉　令嬌兒結樓

拋綵擲天昏　外邊賜綵請行匠　打點粧奩備做親

被褥衣裙俱現做　裁縫齊集在西廂　綉球拋中蟾宮

客　还要從客把聘行　花燭准于三月内　洞房鋪在

弄簫庭　嬌兒雖則螟蛉女　孝順從光兩樣心　故此

爹娘權做主　決然不悞你終身　願兒招個乘龍婿

夫婦齊眉百歲春　景氏夫人言到此　嚇壞了　三貞

九烈女千金　春山深鎖愁初起　秋水微含淚欲來

苦在芳心言不出　玉容慘淡蹙嬌声　阿唷母親阿

孩兒遭難感收留　撫拂之恩尚未酬　娣匕于歸兒嫂

出　奴正該　晨昏侍奉解悶愁　女兒願在堂親側
不必厮前搭綵樓　小姐言完心慘切　腮邊早已淚珠
流　夫人一見心驚駭　手執春夫道事由
阿呀姑娘這是一樁喜事有什麼不適意的情腸、
你言不肯撇椿萱　入贅原居一宅間　兒有孝心堪侍
奉　緣何煩惱這般言　綵樓已搭難更改　明日由天
結好緣　小姐聞言低玉頸　芳心无主意如煎　飲茶
一盞歸香室　斜靠粧台掩玉容　咱已叫声奴好苦
爲什麼　天公留我受冤牵　已投河水捐微命　又到
沙灘遇座船　相府收留爲繼女　荷蒙愛惜與垂憐

何期又起招親意　結綵拋毬在府前　這本是乾女

乾娘關切重　怎知我　真意真心更改難　縱逃一次

逢一禍　不如昔日死清泉　阿呀皇天呀　可憐奴為

夢中郎　萬折千磨不肯忘　花燭帶刀辭老母　書樓

投水抱冰霜　生身大德猶未報　訂約深情已足償

何事安居死幾月　又多逼迫起災殃　可知該在羅還

死　故此死從水內亡　歎息紅顏真薄命　再不能

此身安逸過時光　哎乾爹乾娘呀　片真心厚待奴

結樓拋綵在皇都　可憐別有傷心事　不是孩兒情義

疎　欲覓天緣成配偶　恐教弱体受風波　紅愁綠惱

多應我　玉碎珠沉定是奴　如若綵球拋中了　辭不得　要將性命喪酆都　那時負殺爹娘德　也只得犬馬之勞再世圖

阿呀我那發青的親娘呀孩兒再不能相見了

可憐嚴父早歸陰　寡母孤单被衆凌　苦節甘當為乳母　孟家撫抱女千金　感承恩主垂憐憫　映雪依隨得長成　不意遭逢多少事　千金遭扎替成婚　母親不識孩兒意　威逼應承嫁出門　夢裡姻緣奴立定　墜樓一死負慈恩　何期遇救還難保　不久仍為怨女魂　從此不能重見面　奴只好　孤魂萬里覓娘親

堪嗟映雪蘇家女　如此收場算有成　小姐芳心思到此　止不住　香腮嗚咽吐悲声　呼环收什窗前綉款步和衣入綉衾　侍女殷勤垂下帳　金鈎搖動响錚錚　素華小姐牙床睡　不敢悲啼驚母親　香羅斜掩花容没　綉枕輕遮翠鬢深　数回玉指弾珠淚　一日悲吁動苦心　傷感多時身体倦　鳳眸雙合放眉痕　香魂早入邯鄲夢　獨倚欄杆望暮雲　忽聽何人空内語　高呼真姓與真名

叱蘇映雪你可仔細聽明我尋月老氷人是也偶撿婚書勘得尔今生有三度姻緣之分頭一次雖屬伉域敵

國到底也是六禮成的姻眷這是第二次的姻緣了勸
汝小心耐等少不得自有第三番花燭的佳期明日初
三你這一登樓抛綵有分尔可听我道來

莫須惆悵悞良辰　郎日粧台共故人
夙世姻緣終會合　三番花燭始爲眞

言乞死声上碧霄　綵雲初散瞻香飄　侍兒失語驚香夢　錦帳佳人轉柳腰　昰眼乍睜人尚倦　綉衫微濕汗初消　迷匕坐起牙床上　京喜相交皺翠梢　脂匕沉吟思夢境　神明之話好蹊蹺　奴因悲感方成夢　這分明　令我登樓把綵抛　四句仙言猶在耳　[illegible][illegible]

云　洞房花燭要三遭　奴本是　冰清玉潔多情女
豈堪爲一路柳墻花一例瞧　頭次尚然拋了冰　此番
豈可喪清標　冰人月老言辭怪　怎麽說　明日粧台
見故交　細思量　繼父曾說皇甫姓　說道是　少華
幸得已先逃　莫非他在皇都內　故此神明說舊交
咳月老冰人呀　果然明明見少華　撇開鼎甲竟拋他
綵樓招得風流客　奴也可　表匕衷腸訴已嗟　如
若不能從所願　再圖別計赴黃沙　咳天呀　但祈憐
我此真心　早使夫郎在帝京　明日拋球如應夢　蘇
映雪　一炷心香謝聖恩　素華小姐心驚喜　又帶歎

時又帶頻　尋死之意權撇下　滿心要念夢中盟　不設小姐芳閨事　要表君王殿試臣　主考取文呈御覽朝廷親試有才人　一班新貴趨金殿　各展才華獻圣明　筆走龍蛇存妙法　文裁錦綉有半神　群英對策丹墀下　鄺明堂　大展經綸對圣君　口吐珠璣驚滿座　心懷錦綉壓群英　金鑾大悅元天子　座上含歡設一声

阿唷妙呀道是上天所賜主考之功使寡人得此一位風流學士了鄺明堂朕今汝連中三元以見今科之盛

君王言乞御容歡　彩筆高提点狀元　欽点翰林修撰

職　隨朝辦事在都門　探花榜眼標提過　各任京官與外官　分派翰林和主事　內中却也有歸班　吳君進益况多錢　許久寒窗經清苦　也須得　現任風光過幾年　故此吳公心亦喜　不願做　翰林門第冷京官　霎時鼎甲更朝服　丹殿之前謝聖恩　天子九重龍意悅　卽開金口叫宮官

吩宮官們速取兩枝內造金花待寡人親與狀元插帶

綠衣內侍應声高　手捧金花獻赭袍　年少君王抬御手　風流翰院欠身腰　霎時烏紗斐插帽　掩映得面是桃紅分外嬌　天子簪冠隆甚重　探花榜眼襯英

豪　此時要赴瓊林宴　簇狀元　統率群英出聖朝　侍值人員牽駿馬　當朝官宰通韁梢　朝衣一攬升鞍坐・去赴瓊林會衆豪　不表狀元身及第　且說梁府女多嬌

却說梁相府中這一日十分熱鬧外邊的太小僕人都穿新服裡面的老少婦女盡插喜花景氏夫人平明時候早就梳洗已畢走到對面房中來看小姐只見素華繼女正欲臨鏡梳妝夫人笑着說到姑娘恭喜今日是个吉期要穿件大紅衣服的我叫錢家媳婦與你梳頭快取出首飾來打扮打扮小姐听說不覺粉面微紅却

並无不快之色夫人十分歡喜忙叫錢家進房來粧前伏侍

錢家媳婦面添花　顯鬼祟　一朶紅雲鬓上斜　先進房中卸捲袖　粧前伏侍女嬌娃　翠翹先壓雙釵鳳　玉掠徐分兩鬢鴉　珠串拖肩垂簪絡　玉环墜耳映桃花　粧成又比尋常好　員氏夫人喜更加　親自開箱尋色衩　羅帷打扮女嬌娃　大紅百鶴銷金服　越錦宮花翦綵花　玉珮低拖鸞帶動　金蓮緩步鳳鞋斜　珠圍翠繞梳粧畢　好一个　相府千金絮素華　僕婦丫环齊喝采　夫人歡喜也相誇　多姣端坐紗窗下

侍兒們 送過濃香一盞茶 正在蘭房粧束處 報了
聲丶老爺朝罷已回衙
却說梁丞相朝罷回來迎着夫人說道我說酈會元再
沒有不奪高魁的今日果然点了第一名鼎甲夫人快
些催促女兒梳洗這一班新貴人去赴瓊林宴了少刻
就要遊街免得錯過
夫人見說笑盈盈 喚着湘簾與女孩 小姐含羞移玉
体 遲丶步出繡房來 深丶萬福中堂立 斜掩羞容
不肯抬 梁相一觀心大悅 令教携手女裙釵 目視
花容連說好 應孩兒 結樓拋綵中多才 群英已赴

瓊林宴　只恐稍停就過街　鋪設綵樓諸事畢　女兒速去莫遲挨　多嬌无奈低乚應　相國夫人送出來　四个丫環扶小姐　輕拖玉珮下瑤堦　離院內　上樓台　只見簾前玉鼎排　先請拈香方坐待　女环扶上錦毡來　素華小姐登紅毯　嫩纖乚　玉手擎香翠袖擡　雙合鳳䏲三叩首　花枝招展拜塵埃　幽情不敢分明說　嘿乚通誠在素懷

吁皇天后土月老冰人阿所弟子一言祈禱

要覓姻緣不是虛　分明花下訂夫妻　奴心原欲捐身死　花感神明又指迷　此刻登樓將抛綵　願求垂念

保微身　少華若在皇都內　乞使拋球中了伊　如是不逐皇甫面　真教薄命又非儂　望天怜念蘇家女莫使姻緣又是虛　小姐祝完心慘切　亭亭立起整紅衣　名香插在金爐內　就近珠簾坐定身　相國夫人同退下　傍邊侍立四鈫裙　千金不等嫦宮客　就在楼中向下觀　但見那　人海人山蘇府前　大家指望美姻緣　鮮衣華服抬頭看　破帽貧民聳背觀　閃爍如星千隻眼　瘦肥不一萬張顏　交頭接耳嘈嘈說似醉如狂碌碌然　塞道填街無彼此　秋波宛轉也难覔　四方士庶多多少　尋不見　射柳披袍美少年

悶倒綵樓梁小姐 玉容慘淡意如煎 阿嚌郎君刺
今朝爲你故登樓 不避災來不避羞 入海入山填塞
滿 未知君在那方遊 可憐腴雪心如裂 願郎君
早乜前來拔綵球 慢表素瑾梁小姐 且說鼎甲把街
遊
話說三鼎甲奉領一班新貴人赴瓊林宴之后就跨馬
遊街一路上男婦爭觀非常的威顯
狀元垂袖坐鞍轎 九曲黃羅頂上飄 前呼後擁人多
少 喬乜春風意氣高 玉鞭斜拂紅袍袖 暗喜高魁
立聖朝 昔年時 云髻金釵藏綉戶 今日裡 紅袍

衣帽付英賢　恩化兩件都堪報　深感朝廷雨露高
咳皇甫郎君吓　女打扮裝受折磨　春風紅杏入皇都
今朝名節俱成就　可知道　如此妻兒不辱夫　馬
上狀元心自喜　揚鞭策驥展双娥　探花榜眼齊隨走
一路堂匕開道鑼　行近相衙人擁塞　高匕下匕亂
傳呼
阿呀閃開閃開那邊三鼎甲遊街來了讓他們有福的
去接球罷
狂笑狂呼尚不分　千層擁塞鬧層匕　軍牢左右揮過
打　方使東西閃匕身　几隊繡旂行過了　狀元匹馬

向前行　觀仔細　看分明．相府之前氣象新．一座
綵樓中碧漢　能工巧匠用深心．春風作起千花對．舊
午日初臨百綵明　兩帶畫欄彤光字　送分紅桂濶龍
形．珍珠簾捲飄香篆　錦綉幃開見玉人　微覓新妝
真艷麗　遙觀玉貌未分明　綵球隱匕樓前擺．侍婢
端嚴左右分．相府家人排雁翅．威嚴肅靜似趨親．
狀元馬上心驚喜　帶住韁繩住不行．暗自心云真可
怪　場中之夢果然真　蟾宮折桂功名就　這如今
鵲影填河配偶成　此是老師梁相府　莫非世妹要招
親．綵球如若相拋我．鄭明堂　又做偎紅倚翠人

可惜此身同是女　停鞭不敢過樓門　狀元馬上心惆悵　驚動了　左右同行新貴人　連叫年兄何住馬　前邊有女要招親　一邊言語先行走　恨不得　加上三鞭看玉人　年少狀元眉暑皺　玉鞭斜挽怕前行　欲行瀟洒風流事　恐悞梁家小姐身　正在遲疑无主意　忽然双鵲裂作音　飛旋乱繞黃羅蓋　抖扈摇身不住鳴　君玉一覩心大喜　這分明　天公有意玉成婚　既然已到高楼下　竟何妨　做个乘鸞跨鳳人　想罷揚鞭催玉馬　一騎先近綵楼門　上邊早已珠簾捲　侍女相催急匕行　小姐快些抛下綵　那邊可見

狀元臨 休怠慢 弗留停 錯過佳時中別人 小姐
聞言愁鳳目 看見了 金鞍白馬俏郎君 春風潑匕
桃花面 喜色微匕柳葉痕 美艷風流多面普 細端
詳 又非射柳奪袍人 傷素意 亂芳心翠袖双龍不
動身 暗嘆一声孤薄命 今朝不就夢中盟 狀元如
此風流貌 若則若 與妾無緣难共親 皇甫郎君何
處去 今奴家 綵球抛下付誰人 鄭郎爲配非無願
怎奈何 夢裡盟言不可更 綵樓中 难倒裴翠小
姐 急壞了 傍邊侍立女孩們 呼小姐 叫千金
怔捧球來奉玉人 攪亂多嬌貞烈女 芳心不定暗沉

吟　冰人月老含糊語　到底是　夢裡姻緣真不真

前次替婚劉國舅　寃佬沉重故輕身　狀元與我無嫌

忌　誰道是　好々招親爽了身　烈女名情心不定

忽然决意自呼名

阿唷蘇映雪呀蘇映雪既然首先捐身此番也該守節

豈可爲狀元之貌欲移魂夢之盟

小姐特開正玉容　接球在手望人叢　秋波不覷螭宮

客　一展鴛綃抛向空　士庶一觀齊踴躍　東挨西湊

乱烘々

一阿唷々綵球下來了快搶快搶

一声納喊就爭先　手腕高揚眼看天　搶奪綵球都不識　恨不得　恨不得飛在手中　狀元馬上心驚駭梁世妹　拋綵之方尚未全　看看就該朝下打　往上丢　半空天　綵球落下手人搶　到只怕　何候爲奔鳳友緣　君玉暗思抬首看　只見那　綵球不墜倘盤旋　斜斜碎錦天花亂　半散藍霞翠絡縁　映日生輝先爛熳　拔去羽影色鮮妍　春風一陣從空落　打中了　高跳龍門酈狀元

話說梁小姐一見打中了狀元不覺玉容失色早有四名侍女咲吟吟快下高樓

珠簾垂下玉鈎搖、侍女相扶勒翠綃、一到所前參相國、梁公聞報喜心苗、開咲口、展眉梢、連道孩兒福分高、立起身來呼左右、快請那、狀元下馬進所賓、素蕚小姐移蓮步、低首無言淚欲抛、景氏夫人知喜信、慌忙親自接多嬌

阿青嬌兒向恭喜了

难得抛球中狀元、天公不悞你姻緣、相門女配嬌官客、真正應當无別言、太乜言完容帶咲、梁小姐羞容已現雪腮紅、金蓮緩步向蘭房、立卸濃裝換素衣、斜坐傍邊云毋榻、如痴如醉嘿無言、今朝此事

姐何好　須得重爲赴九泉　慢表內堂梁小姐　且說

外面事和緣　狀元接住樓中綵　京官相交托袖間

士庶衆人难放搶　大家走散不來观　一班新貴齊稱

賀　早見那　相府家人擁上前　這一个　单膝行叅

拏錦轡　那一个　低頭双手挽迎鞭　和顏悅色殷勤

請　丞相家爺候狀元　君玉正冠忙下馬　回聨一拱

別同年　端然竟入儀門內　款步朝靴喘玉砕　早見

老師梁相國　降階迎接入廳堂　狀元垂袖深施禮

合咲躬身啓口言　三楚微才慚應試　感恩師　一朝

拔夅並金鑾　何期中綵爲門壻　深愧难當坦腹矣

恩師端此升台座　子壻應該拜泰山　言乞上前安爾座欲請岳母共相叅　梁公相說行常禮　花燭之期先擇吉　今朝天祿抛中了　老夫深幸得英才　門墻挑李欣如願　坦腹風流又兩全　綏匕再須煩挑伐　擇期行聘結良緣　婚姻之事宜斟酌　六礼难于草匕完言乞所前分宾坐　香茶一道献朱盤　狀元即命家人進　師母之前稟匕安　然后华孟先打拱　梟絳縣服貌端莊　梁公座上殷勤問　可君君可把　鄉貫家庭談一談　君玉欠身称謹稟　門生是　荆襄祖籍来移遷　家君家母全俱在　且幸成名緊未須　只爲攀

門恣度曰　讀書容本費艱難　門生繼與俊家門得
賴提携另眼着　鄉試之期僥倖中　會場又感老師憐
判襄微士登金榜　時切惶恐意不安　倘若不須愁
畢意　當迎父母入都門　梁公点頭長吁氣　惟得高
魁中狀元　今后不須尋寓所　擇期入贅做衙間　老
夫小女排行次　與你仝庚十七年　性亦柔來情亦順
一頗知内則孔儀篇　兄嫂赴任深閨静　甚兮他　早
晚承歡在膝前　今日抛球招貴客　擇其吉日就行盤
一願君夫婦成花燭　琴瑟和鳴永百年　丞相言完呼
擺宴　家丁應諾就傳言　狀元欠身連声謝　生子之

情感自謙．言乞仝歸書院坐．就有些．親朋賀喜到
門闌．梁公一一俱留住．午日斜時坐綉筵．滿坐屏
山臨綺席．一庭花影入珠簾．朝南首位尊嬌客．餘
者俱分次序班．梁丞相國居主位．金杯一舉遍相傳
華堂富貴韶光甚．綺席繁華暮色鮮．飲到黃昏天
色晚．高燒寶炬影娟娟．狀元半醉抬身起．斜扣烏
紗自正冠．施禮殷勤辭岳丈．退行三步下所間．梁
公送出儀門外．分派了．四對紗燈相照还．君玉將
身上宝馬．出了相府就揚鞭．梁公客散方進內．與
氏夫人對坐談．丞相細言相見事．鄭生原說要仝來

我云何未成花燭。曰到婚期兒配全。可喜嬌兒洪福大。綵球一擲中葵矣。即當擇日行婚禮。以了終身百歲緣。賢氏夫人心喜悅。逆料此事竟若天。若綵球中膺愚子。就候終身捐怨般。未識素華何所意。拋球之后反潸然。此時又在床中卧。不住嗟吁雨淚漣。得嫁狀元誠萬幸。痴兒未識為何因。梁公見說微微笑。這本是兒女情形不必言。按下梁公夫婦話。且表明堂鄭狀元。宴罷乘鞍歸館所。紗燈一路送相巡。書童樂殺方相尋。一見來時迎上前。阿唷老爺回來了。恭喜得中狀元了。明堂微笑下騎行

打發提燈相府人　一眾長班齊侍候　說道是　老爺恭喜又招婚　狀元竟向中間走　兆發前導秉燭行俞姓吳公同出接　齊稱恭喜兩三声　殷勤接入書房坐　嫩蕊香茶献几巡　知縣吳公含笑道　可喜高中又招婚　恐防誤娶成婚事　故不相賛入相門　此刻狀元曾轉寓　如何今夜不完姻　狀元見問含欢說正要相商亦此情　恐府老師先說定　尚須行聘擬媒人　我這里　男媒要托姑夫做　他那里　一任相邀親友們　但慮怅中無聘物　还求老伯為調停　金珠首飾雖然有　还得多添几色新　主僕遥方初到此

不知物價值和輕鈫鈫环要向銀樓取　紬緞須從宝店
尋　今日謂停行聘礼　百凡要伏老京師　俞公听說
多高興　咲顏遂開跳起身　速对状元都在我　行盤
礼物保豊盈
却說俞智文因鄺君玉連中三元少年高捷心内十分
愛敬巴不得長久住在他家況且状元口口声口只称
老伯越發欢喜得眉開眼咲当下一閙偹办聘礼慌忙
招攬道不瞞状元公說我在此地住得久了大凡人情
世務也畧知一二這里京中的賣買賣買不比我們南
方人容易說話譬如打甚麽首飾不是相热的再不肯

輕易付來揀擇這里有个盛華樓打首飾極其精巧我
又與他相藏憑你百金的東西也肯拿來揀擇的
狀元如欲備行盤　在下何妨一力躭　手到拿來憑揀
擇　任生色樣要開单　恐防現打遲延久　也取釵环
到萬全　若說賤行細與緻　自当奉送不言錢　裝盤
蔬果多容易　賤內調停就办完　紫色貼金和剪綵
做出來　雖非奇巧也堪觀　日期一定俱齊備　狀元
公　不用操心不用煩　君玉聞言忙謝道　金兄老伯
備行盤　吳公在側微言道　盤費无多却怎般　過后
應酬完要用　何妨去借二三千　狀元含笑皆称有

不必再去借盤川　起身時　繼父曾交金百兩　專爲
我　在京婚娶與行盤　今晚就交俞老伯　早爲正備
莫遲延　說完就進書房內　連忙開箱到底翻　取出
黄金称足数　燈前牽筆就開單　盤菓數上工精巧
打一頂　嵌宝垂珠金鳳冠　餘者長釵和短串　紛紛
開寫盡皆全　和包交付東家手　兌換簪釵銀共錢
紬緞價銀亦扣去　若然叨惹道何安　俞公收去金和
銀　鄭萌林　曆本忙呈吳道蓀　忙催令公尋眼鏡
套于耳上始翻篇　從頭至尾忙观看　要擇行盤花燭
天　君玉近床更便服　歒巾一扣御朝冠　書童茉㻝

痴呆了　暗暗沉吟三兩番　何故主人如此態　莫非忘却是紅顏　行盤聘禮方才偕　完配婚期又要艱　作事這般无撿点　我看他　成婚怎樣哄嬋娟　真可怪　寔難猜　莫不是　天使真身变了男　柴發癡思心內急　挨身不住扯衣衫　狀元揣袖臨灯下　不採書箴問道安　三月之中何日吉　姑夫揀擇細觀之　吳公良久方除鏡　回首含欢啟口云　却說吳公看過了

曆日向狀元說道　却是綵球拋中的婚姻　須得早些才好　就定了本月十七行盤　二十完姻罷　君玉躬身應諾

又說道適才梁老師問及家庭之事小侄只云父母家衆將我過繼與毋舅康公爲子故得以成名上進如老師再問姑夫如此回報以免互相疑慮說我是異鄉承繼螟蛉吳公点頭称善便展身回到自家房內安歇

荣發慌忙叫主人　如何擇日要成婚　此身本是裙釵女　难道相忘記不明　君玉見言呼悄語　此情不用你担京　綵球拋中天緣定　到后來　揔有參差没怨心　移花接木常常有　我何妨　做個新郎贅相門

荣發開言愁又哭　主人此說欠聰明　休言眼下难成配　怎樣替　梁氏門中生外孫　且請三思詳此理

豈不怕 后來有悞貴千金 鄰耶見說他年事 又不
覓 低首无言嘆一声 暗問楚田何處去 爲君家
今朝又置一夫人 倘然日后君无福 奴只好 二女
同心守此身 当下狀元心不悅 几声長嘆就安身
一宵无話天明亮 冠帶完將又出門 幸衆遊街嬌駿
馬 春風十里玩皇城 杏花紅透溪橋路 柳葉青迷
苑水津 及第淸遊眞得意 夕陽西下各回身 吳公
背謂梁丞相 道達爲媒作代情 梁相也云媒已託
西台御史夏逢寅 通家世好爲媒証 以挑綢繆百歲
春 兩次吉期多說定 吳公方始告薛行 回歸俞宅

重相復 君玉斷言亦甚依 几日應酬諸事畢 言期已近將聘行 俞公取出諸盤礼 擺在外邊色色新 鳳服鸞釵光掩映 花裙花襖色彩鮮 鳳冠霞珮非爲貴 紫誥皇封却不輕 十二珠盤眞富貴 冰人喝采衆皆稱 俞家厨上排筵席 鼓樂三吹起聘行 相府其時多熱鬧 懸灯結綵喜臨門 回盤礼物加豐盛 異寶奇珍不必云 君玉欣然穿吉服 大厨備宴代冰人 一天酒席黃昏散 鄭明堂 背院更衣坐定身 只見外邊灯影亮 俞儲文 呼人搬礼入書房 狀元立起忙分派 撥了些 古玩奇珍送主人 再東壺花

頭滿盒 送與那 東翁兒女一家門 又將封套盛銀兩 賞給俞家內外人 少刻衆人齊叩謝 狀元一一命不尚 俞公交割金銀賬 餘者俱皆当面呈 細緻曾云相奉送 故而不扣有餘銀 狀元一概俱相謝俞姓收存不必云 聘禮已行諸事畢 又將打点贅梁門 不談君玉俞家事 且表梁公相府情

却說梁府中已收了狀元的聘禮至晚內外客散一盤都搬進小姐房中只一天梁素華好生煩悶正坐在牙床上看着拴腰的絲汗巾庚帖就在此宵結果忽見了环僕婦搬進許多盤盒咲嘻嘻說道二小姐這是姑爺

家下來的聘礼何遥來看看这一枝双鳳穿花的頂簪好不齊整哩小齋静鵲乱叫道阿唷好大珠子呀怎么覓此黄豈还大一半哩梁小姐所説忽然暗想道阿唷奇哉我那孟家小姐却有这一枝珠花

双鳳穿花製得精　千金親手嵌珠珍　双分翠翅金絲扭　並扎明珠形色新　这朵珠花无様式　如何却在鄭家門　少停到要觀詳細　却叫奴　感物思人痛碎心

小姐床前情慘切　幽懷深思念千金　候其僕婦丫环出　走近窗前剪亮灯　宛轉秋波觀聘礼　看了看　鳳冠花髻暗傷心　長吁自道奴无福　御詔坐題

梁氏名　後又回眸覌首飾　誰知一一劉君珍　不惜
双鳳珠花像　件件俱皆觸目明　京坏素華梁小姐
星眸呆覩出芳神　回身坐在沉香椅　暗匕猜疑細匕

評

阿脣背哉此事好难决断

何事今科劉狀元　行來聘禮我曾覌　金花翠葉銀絲
扎　宝石明珠玉手穿　小姐迯時曾帶去　如何今在
劉門墻　相干金　平生才學全非女　况且身　臨去
行裝又扮男　莫不是　被人收作螟蛉子　莫不是一
會試能爲修撰官　那日綵楼遥望去　十分面善費添

前　今朝想起千金貌　方竟儀容似玉顏　秀眼長眉真雅麗　香腮櫻口更鮮妍　人容貌狀都相似　孟千金　莫是明堂鄭狀元

阿喃正是更有一件可奇之處

細思細想狀元名　玉字分明即鄭君　正與千金芳諱合　堪奇堪詫又堪驚　莫非果是嬌妝客　因此上夢里神言遇故人

阿喃皇天呵果君得能如此我蘇映雪豈肯枉自捐身

但求果是女多嬌　解我愁心免我焦　兩个紅顏偕伉儷　做一對　假夫假婦到風標　那時盡吐心中事

也見我　守節捐身這一遭　如若千金同此願　兩人一意守英豪　兩全之美惟如此　願只願　故日相逢在一朝　小姐当時京又盡　止不住　見馬思鞍珠淚抛　掘生之想投玉去　正備要　盡訴離情在一宵　正在芳心京慟處　夫人入內看多嬌　姑娘你　可將娉孔髮髻收藏　還要調停作洞房　箱匱之中妝什好　就呼僕婦女孩們　姑娘換点休遣夫　我這里　諸事忽匕手脚忙　小姐聞言低應諾　母親穩便到中堂　夫人含應回身轉　一路行時暗忖量　不識痴兒何所願　忽然欣喜忽然傷　此時又竟微匕悅　猜不出

是甚心來是甚腸　不表夫人心暗想　且說小姐就收藏　小鸞靜鶴相幇做　着叠香房數隻箱　只得安心权忍耐　以圖應夢訴情腸　梁小姐　只因要會千金面　巴不得　立刻成婚見鄙郎　生表思良逢故旧　且言正偹結鸞凰　弄簫亭內忙鋪設　一切粧奩盡擺將　一帶五間寬更大　東西每處兩廂房　衙堂通着夫人院　相隔无非一堵墙　母女居住离不遠　時乜可以聚中堂　新房鋪設如仙府　全付粧奩果異常　梁公当朝爲宰相　有那些　門生親友尽添粧　般乜勝過丹華女　哄動了　官宦公卿滿帝邦　一到婚期

筵二十　相衙內外好慌忙　千金昨日曾開面　剛得
那　兩道娥眉細更長　里面喜娘粧小姐　外边宝轎
接新郎　朝官隊隊齊來賀　孟尙書　恭喜登門也在
堂　女眷紛紛俱入內　梁夫人　迎賓待客甚忽忙
了环僕婦催茶急　內灶名厨上点心　丞相衙中多热
鬧　蠟灯紛紛候新人　慢談梁府衙中事　且表前林
寓所詳

話說酈狀元至日早辰即命榮發與新到的兩名長班
周昇逢吉一同收什行李然後與主人話別俞督文早
備下一桌絕盛的佳味請狀元公用膳正在說話之間

忽報天子特差內監相召說上林苑賜宴遊召狀元人宮

詞林不敢違綸音　冠帶匆匆要起身　俞姓吳公齊頓足　偏偏相召入宮門　深衙驟至如何好　只恐遲延誤吉辰　年少狀元言不碍　上林宴散未黃昏　朝廷選召难遲逆　且進宮中再処分　喜乞出厉忙上馬　揚鞭一直入朝門　內官引進元天子　御宴家排在上林　拂柳穿花登御道　揚塵舞蹈拜明君　君王一見龍心喜　賜坐花亭四愛卿　不見尔容如失玉　獨怜才貌欲相親　桃花爛熳春風暖　特召賢卿入上林

今日御園同飲宴　做一个　少年天子少年臣　狀元再拜將恩謝　內侍傍边跪奏云　修撰將婚梁相府　因遊圣主就趨廷　君王見說龙心悅　座上開言問一聲

兩榜狀元你做了梁相國東床了麼可就是今日成親否

狀元再拜奏明君　拋綵招親結此緣　擇定今朝成配偶　蒙恩賜宴拜天顔　朝廷見說金容咲　出位迎聲朕失勝　內侍也該來覆命　為什么　竟宜修撰入林园　無非是　花前一席君臣飲　朕豈肯　躭悞風流

伉儷緣　天子言完呼內侍　速將宝炬與華筵　併隨
修撰歸私府　就做了　御賜成親合巹杯　內監應声
承領旨　立抬宝炬與華筵　皇恩浩蕩真非淺　頃刻
間　送出風流鄭狀元　君王三呼辭了聖　乘騎又出
上林花　內官命役抬肴宴　喜氣匝匝更勝先　忽匕
歸到俞家宅　早見那　兩班鼓樂歇魚軒
話說鄭狀元回到窩中　只見門前已歇下一乘大轎　兩
班鼓樂吹打得震地轟天　吳夏二公迎接出來道　好匕
狀元回來了　吃恭候多時了　聖上如何命返
狀元細說內中因　下馬登軒就轉身　吳夏二公齊上

轎　兩班頃刻動仙音　紛紛挑耍排街道　蕩蕩黃羅罩貴人　御賜酒筵前面走　二班相並狀元行　俞公目送魚軒去　方始回身入內庭　內監自歸休細表單言大轎至梁門　滔滔直到梁公府　大砲三声宝轎停　相府家人飛入報　合堂官宰尽相迎　狀元一下金鑾轎　就見了　刑部衙門孟大人　一陣心酸將下淚　悽然暗暗叫娘親　阿唷爹爹呀　可怜今日兩相逢　父女猶如陌路同　幸使情神還似旧　願則願一朝相抱訴哀衷　狀元心內猶斜則　慘悽悽　不敢抬頭看父容　刑部孟公心亦駭　這郎君　分明與女

一般樣　麗君成有雄男女　莫非他　就是青春修撰

公　害我好生痴心呀　此則現在親家　怎把英才

当女娃　彼若果然真是女　為什麼　今朝大胆配如

花　痴心妄想成何用　斷乚嬌兒不是他　刑部尚書

心不信　只見那　狀元進步整烏紗　深乚施禮從頭

見　走到了　孫父之前意似蘇　三揖完時重叩首

含悲忍淚暗嗟呀　面前假作相頭態　孟尚書　倍覺

心中不信他　見禮已完時刻到　玉階前　三吹三打

請嬌娃

話說當下吉時已到眾親友俱皆退入書房頃刻間大

厮上高排香案請新人出堂參拜天地

仙樂悠揚鳳管吹　兩个喜娘扶彩袖　紅毡並立綺羅堆　參天拜地俱完畢　女貌郎才並祀同　然後呼人邀月老　狀元小姐拜双媒　二公答應方才退　喜娘們　相請夫人出錦幃　但見那　夫人緩步出華堂　親相同登椅一双　年少夫妻同下拜　鸞綃擺曳珮鏘匕　親分夫婦凝眸覷　看了那　淑女郎才真氣揚　如此一双夫與婦　自然和順不相差　當時出座齊呼兌　長輩諸親已見將　鳳管鸞笙奏細匕　霎時相送入新房　狀元進步排巾帕　一揭紅羅露面顏　珠翁

低頭难細看 半边粉面嫩含香 状元一見心驚駭 渾似我 何处曾观这女娘 媚眼嫦娥真面善 爲什么 一時忘却那紅粧 鄭郎不便頻观看 只得回身就坐床 合卺交杯排御宴 梁小姐 微回鳳眼盼檀郎 分明竟是千金貌 最相仝 一朶桃花粉頰旁 不覺芳心驚又喜 满腔只須訴情怀 交杯已畢新郎出 女眷紛紛入洞房 談笑多時方出外 內厅坐席飲壺漿 外边已演梨园戲 觥籌重重擺大堂 不表前厅欢飲事 且談小姐在香房 罗幃深处端然坐 双歛蛾眉綉袖長 四个丫環齊侍立 忽听那 碧紗

窗外亂匆匕 叮当好似箱环响 鄉地还如放破甎
內有一人声甚热 進去搬進那边房 我們新進先分
曉 須問衙中來大娘 小姐一聞如此語 芳心京動
暗思量
阿呀奇哉这是柴蘭的口氣呀莫非真正是他們了
如若柴蘭是此人 狀元必定孟千金 芳心正想兼鈞
响 僕婦前來禀一声
小姐呀姑爺的長隨周興遂吉并書齋小厮都在簷前
請安叩見还問姑爺的行李搬在那処房中求小姐吩
咐

素華小姐听其言　心內京痴又帯欢　口氣像來名又像　分明菜發是菜爾　今朝此事无疑惑　必定千金中状元　小姐其時心更喜　娇羞慢〻吐芳言　改期再見今朝免　收什杈存对面房　僕婦應声傳出命紛〻搬進右边房　事完方始齊〻出　梁素華　專待相逢新别言　不表洞房梁小姐　要說外面飲華筵推杯弄盞多欢悦　炳恬尚書孟士元　目視新郎情脉〻　心思要女意憹〻　老夫不及梁丞相　你看他得贅風流鄺状元　可嘆我　射柳奪袍曾許配　那郎君　何曾不是美英賢　誰知好事多魔障　一旦風波

不復全　天子賜婚劉國舅　也難得　皇親國戚好兒郎　誰知嬌女心堅執　易服私逃在外边　壻亦死來女亦失　孟士元　有何心緒拜都官　今朝却把成親酒　好叫我　見景傷情淚欲漣　刑部孟公心慘切今杯不樂少歡容　狀元偷看嚴親面　見尚書　慘淒之容意不安　不覺芳心如碎裂　筵前好似坐針毡淚將垂下强低面　情欲傷時强正冠　不敢露乎顏色上　也只得　回頭却向別人談　少停換席齊閒步孟尚書　先就相辭上轎还　梁相殷殷相送出　大家依旧坐華筵　黄昏時候方才散　女眷紛紛亦酒闌

翁壻一齊歸內室　夫人遊入後中堂　狀元移下金交椅　坐在明堂西半边　侍女上前呈香盞　垂簾覔坐慢言談　遠聞环珮叮嚀响　燭影旋移透入簾　卻是千金來定省　儼然冠珮請平安　梁公夫婦齊稱免　小姐稍辭再々还　景氏夫人呼秉燭　照姑爺　出堂安歇洞房中　侍兒哄秉金蓮炬　君玉抬身正々冠　深々作揖相辭出　竟到香房洞戶中　侍女到門齊退出　狀元緩步入珠簾　外房原是梳粧室　竟到香房寢戶中　但見那　洞房鋪設似仙鄉　宝炬高燭近綵箇　隱々芙蓉遮錦幔　輕々玉肩倚牙床　綉幃深処

难观看　惟見那　侍女垂肩立兩行　君玉遲〻歸倚坐　呼环剪烛取茶湯　侍児進步呈香茗　酈明堂玉手擎杯暗忖量　今日洞房花烛夜　怎生安置这紅妝　他若是个友良女　还可以　托故相推暂共床　梁氏若然情性別　真〻难到酈明堂　紅顏一对难相合　怎麽得　撇却芝田皇甫郎　昔日鄉云和謝女不知他　怜香惜玉用何方　今朝令我无良策　怎樣安排意彷徨　君玉暗思心內急　愁痕微皺翠眉長香茶飲畢还安坐　只見那　香〻灯花照洞房　侍女低頭生倦態　二鼓更深打得長　状元只得抬身起

剪燭閑言諭喜娘　夜已深來休侍候　你們各自去歸房　丫環答應方才退　鄭狀元　閉上朱扉入套房

說話鄭明堂閉好房門就移了一枝簷前的絳燭步入綉幔中來

只見千金梁素華　倚床低首美如花　微微翠色橫眉暈　淡淡紅痕襯臉霞　半帶羞容嬌不語　羞慚側坐鳳裙斜　芳容豔麗真堪愛　妙態風流實可誇　君玉一觀心甚駭　挑刃呆立暗京呀

阿唷奇哉我說十分面貌却原來竟像映雪蘇娘

可怪梁家小姐容　竟如映雪一般同　天長地久為夫

嫦 好叫我 思憶蘇娘痛在胸 可嘆佳人亡得苦
寒泉淚乜恨重乜 今朝忽見芳容面 寸斷柔心頃刻
中
吔我想梁老師也是云南人氏莫非蘇雪投池被他收
留在此
然雖如此不堪云 現是梁家相府人 他果若然蘇映
雪 投池豈可又重婚 我如此刻疑而問 反弄得
喬扮之情也要明 君玉暗思心意定 停灯小桌近新
人 疑抬袍袖輕携手 彼此言詞低喚卿 小姐佩身
邀翠袖 芳心不定意擔泉 恐其果是真男子 不辱

身時也玷名　滿腹狐疑難忍耐　怕開攬郎吐舊声

阿呀狀元奴看你不是湖廣人氏言音口氣覺像云南

云將肺腑之情一一向奴直說

云南口氣未爲奇　美艷非姿世上稀　奴料你不是男來还是女　因此上　行藏隱匿語言虛　快將肺腑衷腸事　一一從頭向我提　如若狀元还抵賴　告知父母决狐疑　素華言乞覌神色　鄭狀元　意乱心慌怕是非　玉面通紅眸慘淡　芳心乱顫意离迷　自知容貌原娇美　瞞不過　聰敏稽斂後眼覌　且是用言遮飾去　他如不信再求伊　狀元暗暗排京怕　按定

容顏扯綉衣

阿啃夫人阿何出此言

下官本是一微才　幸蒙岳父提拔來　連中三元身及第　現今供職立金堦　下官若是裙釵女　予怎敢贅入堂ゝ相府來　何故夫人思到此　竟將新壻当裙釵　狀元言乞微ゝ咲　梁小姐ゝ粉面微紅又自呆　再將星眸覌一遍　分明小姐斷无猜　芳心一決抬身起　斂啟朱唇把口開

狀元阿你不明言麼待我替你說了罷呀酈狀元呵酈狀元听我道來

只因御賜你成婚　守節迎迟作遠行　遇見梁公收義
子　伏才華　三元連中入詞林　待奴道你真名姓
你本是　閨秀云南孟麗君　小姐之言猶未盡　嚇壞
了　多才博學酈詞林　桃花兩頰登時淡　柳葉双眉
頃刻顰　京駭之中心忽忽　這佳人　决然膽雪又重
生
阿唷是呀快匕將他語說破怎叫他狠逞成親
若然不是一蘇娘　彼却如何仔細詳　況且改粧人不
識　豈有个　梁家反到恐中腸　新人必是蘇家女
我就明言也不妨　君玉想完重細憶　拔京疑　手攜

翠袖道端詳

阿唷梁小姐阿梁小姐你道不知詳細麽也要听我道來

朝廷旨下賜劉門　孟氏私逃你替婚　要與千金的名節　竟投一水赴幽冥　梁家收作螟蛉女　又得全身在帝京　此日洞房花烛夜　返來盤結这些情　卿如映雪蘇家女　我是云南孟麗君　梁氏素華聞此語又驚又喜又傷心　春尖微扯紅袍袖　惨匕懐匕叫二声

阿唷狀元呀

如今不必用含糊　奴認君來君認奴　可知兩意假相踈　上天憐念重逢面　新已离情看若何　自古隔墻須有耳　还当悄語忽高乎　状元一見佳人說　妻將間悲亦多來喜亦多　一展翠眉忙進步　急袍招轉抱嫦娥

阿啃我的蘇娘阿　今日何緣得能重見

我因射拂定姻緣　不肯貪榮順圣宣　手挑真容留別念　喬粧改扮出家園　因思奎壁还非俗　故將君承繼奴家父母前　何意蘇娘心不願　你竟是　棄其一命赴清泉　在京忽得聞音信　恨殺我　斷送芳容

一旦捐　只道今生從永訣　誰知此夕訴離情　不知尊意因何故　撇却了　老母孤单赴九泉　今日重逢真萬幸　願將肺腑共長言　狀元說到傷心處　止不住　痛淚如珠洒玉肩　小姐聞言心欲裂　悲声哽咽掩花顏　低呼小姐傷心处　好把衷腸細細說　君玉含悲方並坐　梁素華　嬌羞慢慢吐芳言

阿唷千金啊

今朝見面好傷心　尽吐哀心向尔云　一自奪袍觀俊傑　痴情不斷暗傷神　誰知是夜成奇夢　花下相同訂了盟　既在南柯留一誓　願甘守節不重婚　他年

小姐完姻日　蘇暎雪　滿望同歸皇甫門　不料忽然
遭慘禍　督台破陌合家傾　欽差爲相爲媒妁　小姐
全身嫣替婚　奴願立心原不肯　怎奈得　主人相劝
毋親嘆　当時應允歸刘氏　暗佩尖刀進彼門　本欲
故殺刘国旧　怕只怕　灾殃累及主人身　因而辱罵
投池死　也算我　不玷千金一世名　那曉墜樓人不
死　忽然間　神風攝到貴州城　非云非霧身飄蕩
落在沙灘又轉生　天幸官船逢繼母　梁夫人　問明
來歷作螟蛉　荷蒙厚待如親女　一路依隨帶到京
聞得說　鼎甲遊街從此過　況且是　乾爹親見像才

人　綵樓已搭奴方曉　思忖死非再毀身　是日畫眠成一夢　空中神語甚分明

千金阿奴若非夢受神言怎肯由生于今日　神人說莫須惆悵誤良辰　即日粧台共故人　夙夜姻緣終會合　三番花燭始爲真　言完竟自騰云去　夢醒罗幃喜更京　奴只道　得會少華公子面　因此上　暫將微命待成婚　后觀聘禮釵環物　方認得　半是閨中小姐珍　想及綵樓曾覿面　儀容原樣像千金　況思曾有喬粧語　擬定了　必定千金改扮人　故此暫存三寸氣　今夜里　果然盡訴萬般情　可憐多少傷心

事　隐忍于懷不得明　此夕重逢矣小姐　真正是
三生有幸萬般欣　奴家來歷分明說　小姐真情也請
云　一出家中何处去　怎庅得　康公承継作螟蛉
状元听罷情由事　悲喜交加淚又來　玉手扯衣呼映
姐　难得你　这般烈性这般貞　夢中偶訂死憑拠
竟是捐身守此盟　你若在家曾告我　予豈肯　遺簪
会你替成婚　不亏天地神明救　竟是奴　断送三貞
九烈人　可嘆可京还可喜　世間烈女断死君　願只
願少華有个升騰日　报一报　映雪生平苦守恩　皇
甫郎君如不遇　辜負了　夢魂想訂这番盟　若然不

死还存命　可想那　夢里良緣也得成
咳咉嫣姐呀
問我私逃別後緣　從頭至尾向君言　榮蘭女僕同喬
扮　將晚之時出了園　君玉為名更姓鄺　書童榮發
即榮蘭　一双奴僕登途路　日夜奔馳不得安　榮發
只因勞碌重　趕到了　貴州地面病魔纏　羈留旅店
难行動　余只得　親自開方與藥餐　不但書童身染
病　又逢着　懨懨苦雨是陰天　可憐鬧倒招商店
遇見了　湖廣咸宁康若山　名喚信仁珠宝客　亦因
雨阻在途間　扣門相訪閑談論　見我孤身意甚怜

欲繼螟蛉爲父子，同行不患路途難，愁中得遇停人要，只得從叔拜膝前，就在店房稱繼父，次日天晴便整鞭，相同一直回湖廣，繼父家中得以安，孫氏院君生一女，賽金名字尚青年，其夫久曾捐監管鋪司銀頗滑全，員外康公家富足，還有那素娘德姐兩偏房，元郎幼弟素娘育，一家中也美調和也算安，我在他家爲義子，康公厚待似親生，出銀就替吾捐監，故得在鄉試場中奪解元，繼母多疑雖不悅，幸虧得若山繼父甚垂怜，素娘德姐深關切，補孔縫衣送美食，身在异鄉无照應，托賴那

兩姨善待不孤寒　鄉場中後乾娘喜　难得他　也似親生一様看　今與姑夫同會試　感恩師　一朝提拔上云端　綵楼抛中爲親婿　我还愁　花烛成親要費商　不意洞房逢你面　真正是　天公撮合假姻緣歷來虽是經劳碌　孟麗君　得保孤貞也靠天　但願得能逢皇甫　奏朝廷　歸宗復姓再團圓　爹娘纔你爲乾女　就是同胞姐妹般　肯后犹同親手足　人前仍作好姻緣　做一对　举案齐眉佳夫婦　也教我继父乾娘心喜欢　到后來　皇甫郎君如得第　奴合你　同处同歸不異端　漫道閨房分嫡庶　自当姐妹

作者肩　今朝訴盡衷腸事　永守香閨過几年　君玉
說完心慘切　紛紛珠淚落花顏　素華小姐聞吁氣
含淚連稱不敢当　千金阿　今日奴身在相門　昔年
主僕分当遵　后來有幸依粧次　敢共千金一体称
小姐十分怜念我　称呼不可論年庚　千金為姐奴為
妹　只因為　賤妾之辰長数旬　婢事自当依日禮
斷不敢　妄尊自大並千金　萬千悲恨休提起　喜只
喜　今日何緣見故人　小姐說完收了淚　鄭明堂
一聞此語忽然京　可奇場内南柯夢　這句言詞織女
云　此刻蘇娘言正合　分明天遣賜先聞　狀元不覺

心悲喜　並坐牙床訴別情　早見灯花由半蠟　已聞点鼓過三更　双〻方始拍身起　对面寬衣入綉衾　君王含笑低語道　芳卿將假当爲真　下官本是真男子　朦朧何人喚鄭君　夜包已深灯欲暗　卿〻與我早成親　素華小姐羞还笑　低說于金莫哄人　言乞相携全入幔　綉幃春暖麝蘭温　兩人同睡鴛鴦枕　好似蓮花並蒂生　說到四更方始倦　夢中犹似訴离情　還眠說覓春宵短　起來時：曉日含枝映滿庭　夫婦臨粧梳洗罷　一齊緩步出房門

却說次早清晨梳洗畢　同到中堂來請安　梁丞相早已

在書房去了景氏夫人迎着笑道阿府嬌兒佳壻趕得早呀狀元小姐不覓粉臉微紅只得低頭行禮

夫人含笑对新郎　且是閑談坐在床　君玉相辞書院去　素華小姐伴乾娘　消停方始歸蘭户　有那些僕婦丫环笑滿堂　侍女小鸞排鵲鶴　叫夫人　昨宵他在綠窗張　姑爺小姐多恩愛　錦帳之中並坐床　你一言來我一語　但聞應答不知詳　后來漸漸灯將暗　睡下罗幃卸了裳　靜寉方才歸房内　他覺是一更時候始迴廊　夫人歡喜佯嗔怨　禁戒丫环不可張　暗暗心中称可喜　真正是　少年淑女少年郎

任設長氏夫人悅　且表明堂到外廂　步出高厅抬首看　只見那　書童立在玉堦旁　一見主人忙迎上相近低〻問細詳　昨夜進房安歇否　不知怎樣哄新娘　狀元見說微〻笑　說道是　少刻書齋新細詳。言乞下堦穿院落　請安岳父在芸窗　書房覓坐言談処　早有門公报事因

啟姑爺得知有同年諸位老爺到了特來相賀併向相爺前請安道喜眾公說多謝一声你說免見罷如今姑老爺在西邊厅槐軒相會便了

門公應諾轉身行　君玉從容就出迎　接入厅槐軒內

些　深已見乳意殷勤　尋詞奔來抬身起　各自登程
取路行　復進書房呼幼僕　家童聞聽應連声　忙已
走進書房內　鄭狀元　細訴從前已往情　叙談一開
京又捷　欢呼踴躍說奇文　兩全之美正如此　真正
是　天賜重逢故旧人　內室空誦今可免　外边疑忌
實难防　長班湯吉同房住　弄得我　一夜提防睡不
寧　日久年深难混過　怕只怕　一時露出假偽分
狀元見說微已咲　低喚書童你放心　得便告知梁相
国　自然别住得安身　說完就在書房坐　小書童
烹了香茗侍主人　君玉清閒无所事　欲着手扎寄成

第　當前筆硯俱齊備　匣內花箋又現成　麗娟照時
提起筆　一封書信寫分明　內云殷試承恩事　又及
抛球入贅情　問候合家安好否　周旋結構致殷勤
寫完封好標年月　就遣長班出府門　早上姑夫同岳
發　皇都得意報佳音　不言寄信傳書事　且表風流
劉狀林　入贅梁家三日過　門前歇馬始清寧　閒中
便向梁公道　意欲槐軒設枕衾　在內居將甚穩便
上房之日要開門　人声嘈雜門扉响　岳父毋　應要
之中也不寧　若到此間書房歇　餘時仍到弄笛亭
書齋琴劍移備盖　就着他　搬入槐軒看守門　梁相

聞听心甚喜　点頭連說書謝停　于時葉發方安穩
也得常逢旧主人　前日已叅梁小姐　三人合會內中
情　明堂發入梁公府　自此安居不用云　知縣吳公
逢对月　領憑赴任要登程　状元打点諸般物　附書
咸寧探父身　御賜金花封一对　配双玉瀾及綢緞
凡般送與元郎第　以見殷勤一片心　伴已呈交吳縣
令　首書私物甚標明　道翁拜別梁丞相　出郎莫督
始放行　次日状元親遠送　吳公赴任不須云　仕談
系內長和知　月表云南府里情　刘府于金刘郡主
羨心惆悵爲姻緣　終朝逼住江三娛　要懇良媒救一

身　乳母愈加心着急　十分煩惱不安寧　多嬌愁得
花容瘦　針線全拋不在心　坐也想來行也想　千遍
萬遍痛雙親　其時孟夏交初一　劉郡主正共夫人
閑話情　忽聽門公飛報入　出于重大就高聲
啟夫人得知舅爺的書到了現有家人在外請太夫人
命下依行
太郡夫人就傳問　有何大事喊盈天　門公答應外廂
走　劉郡主聞說書來變玉顏　素手如冰魂魄喪
芳心亂跳蹙眉攢　抬玉体　整金蓮　隨着夫人到外
边　只見下書人入內　側身三叩請金安　起來兩[illegible]

京慌色　兩手双呈書一函　侍女接來呈太翁　夫人坐下折來覌　多嬌郡主挨身近　顧氏說　自已婚姻心就閙　好匕二兒娶嫂匕　就要你　引他投水到黃泉　千金見說心茫地　只得离開不敢覌　但見夫人睄几句　点頭微哭就開言

阿哺公然應允了　這也难得

郡主旁边正暗覌　一聞此語早魂飛　翠眉慘淡花容変　香汗淋漓心意迷　暗叫一声奴好苦　今朝此事怎區分　寔指望　父親不允皆迴避　那誰知　書信之中一口應　刘燕玉　誓死不忘皇甫姓　只不過

閨中自盡喪身軀　恨殺了　興風作浪催娘母　害得

我　性命將來一旦拋　薄命紅顏眞可嘆　捐生未待

到臨期　多旋頭刻苦心亂　一陣悲酸淚滿

衣　正在苦心死非意　忽听得　夫人椅上放悲啼

阿肯親兒阿你怎麼被人拿了

一声悲喚動柔心　常椅進人都跌倒　郡主覩了心乱

忙　了环僕婦忙走進　多娇小姐叫親娘　抱住夫人

連巳喚　乳毋關言急進來　吃京連問因何事　未知

細底甚端詳　急叫了环服參湯　燕玉悲含不出声　一

心中有事千行淚　江媽與衆共攙扶　太夫人　一氣

悠匕又轉暢。吳叫親兒何不幸。也是你自家招惹
受災殃。輕匕被獲吹台樹。何日得娘見兒來兒見
娘。太郡夫人言到此。嚎咷大哭放悲声。江媽郡主
齊覌信。刘燕玉。越發傷心淚萬行。袖掩芙蓉声哽
咽。嚎咷痛哭在中堂。夫人悲慟仍归坐。與众家人
問細詳。已曉有人前去報。惟愁未到命先亡。手擎
字札抬身起。郡主相扶同進房。太郡含悲斜掩面
和衣一倒和牙床。呼兒與子声凄慘。半日方才略止
傷。燕玉坐床來相伴。香喉哽咽娓呼娘。哥哥不幸
遭禽獲。母在家中须主張。現在晨昏充侍奉。娘可

肯　相由孤女伴凄凉　待等那　大兒大嫂回來日　那其間　再遣孩兒也不妨　如若母親言使得　女兒也免暗牽腸　多嬌言乞低低哭　太郡聞听也感傷　畨轉身來朝外睡　長吁含淚叫姑娘　雖家皆不催親事　尚你于家且忽慌　燕王聞听心驚怕　声声應諾謝萱堂　少停郡主相辭母　就共江媽轉繡房

郡說刘郡王一進香房就遣出了丫环把俊尖尖玉手扯住江媽垂泪道阿唷媽媽呀我叫你早些設計摠不在心頭如今已許崔門你何忍看奴自尽

風波一旦寔堪嗟　主意还当快快拿　園內盟言今做

在　难道奴　手携遺腐進崔家　求乳母　飄媽匕
想个良謀免禍加　郡主言完心欲碎　金蓮双跌泪如
麻　時間急坏江三嫂　志遺全死嘆又嗟　連呼干金
休着急　少不得　保全郡主免風波　多於跌脚連崔
促　說道是　乳母言詞忒也差　禍在臨頭将及死
还不肯　早些用計救奴家　媽匕果是読開手　奴也
就　自送殘生报少华　燕玉說完先痛泣　江嫣越竟
竟如麻　郡主呵　不用慌来不用忙　成親之日再商
晨　夫人現在思公子　那有心腸爲女郎　曾保再遲
三兩日　方才提起結鸞凰　良謀豈得登時就　也要

寧心慢乜商　郡主這般相逼我　必定要兩條性命
一齊亡　江嫣說着愁還哭　劉燕玉　掩面悲啼淚滿
腔是晚又行陪嫡母　善言相劝解愁心　殷勤服侍安
身后　方始辭廊自轉房　乳母再三安慰畢　自回房
內不須詳　多嬌一夜何曾睡　抱扇而悲痛斷心　次
日早晨梳洗畢　就來膝下問安康　欲思窺探真消息
以免臨期手脚忙　早有門公來禀報　說声已到顏
儀堂　夫人只為思兒苦　擁枕而眠不起床　見報顏
爺兄弟至　就呼請入裡边房
却說顏儀堂走進卧房燕玉也迎着道了萬福然後退

入裡聞顧公坐下先說了些奎壁被擒之事方言及崔家親事允了萬千歡喜要求早日完姻太郡手推綉枕怒道有甚麼要緊

人家爲子正悲哀　怎樣輕亡要合偕　一霎相看如寶貝　也不留　到也虧他說出來　既已應承言說過　成親之事要遲挨　夫人說罷無言語　拍床沿　哭叫親兒淚滿腮　當下顧公难再講　也只得　連声應諾抬身起　夫人命女堂前送　刘郡主　緩步相隨出外來　安棠叫声甥女進　多嬌方始轉庭堦　儀堂一直回崔宅　相復之言且撇開　郡主每所心腸惱　更加

孝順解慈怀　夫人也道千金好　早晚殷勤叫女孩
前后未停三兩日　崔太〻　一乘轿子上門來
話説崔夫人新到刘家向太郡説道咸妹夫一言合允
原不該崔從完姻但是大外甥要俟選知縣携帶家眷
同行不論路遠路近我豈肯千山萬水跟着他上任况
且二外甥还要鄉場考幸难道丟他独自在家要美妹
應允了就是本月十八日下聘廿五日過門罷大媳婦
去了全靠着二娘子作伴兒要妹子下一個閑囘的心
腸早〻行盤亦理刘太郡欲挺撞几句千碍着如妹的
情面就隨口允了崔夫人欢天喜地的囘家打点行盤

崔郎所見甚非凡　深幸成婚竟不難　正偕良辰離廿五　作一对　鴛鴦枕上並頭蓮　不説秀士崔綵鳳　且表多嬌郡主言　已曉日期俱定下　芳心撩乱不能安　倚床隱几惟啼哭　憔悴得　粉顋紅消翠黛殘　扁泣之時心忖度　忽抬身　含悲扯住乳娘言

阿唷媽匕呀到不如你帶着我逃出家中去罷

三嫂听言半向呆　將頭連説聽安排　兩人都是裙釵女　鬧熱場中走不來　幼女私逃名不美　一定要被人談哄被人猜　況且是　公侯門第非凡比　似这等　背母私逃斷不該　郡主聞言微頓足　媽匕还是

這般歎　任憑外面人談論　奴只是　死到臨頭須不
來　乳母托言身是女　难道你　孩兒進喜亦稽欽
体意惧　勿遲挨　快去和他商議來　可不可時說一
計　这条性命任安排　江嫣見說低垂首　半向方才
把門開

却說江嫣良久道郡主向你不須着急还有几日工夫
哩進喜是断乜难行的他若同着逃了被夫人遞一張
呈子追捕同來豈不是性命难保我想起來我有个妹
子今年三十二歲在本地萬緣菴出家当家師父法名
善良我妹子是他的徒弟就叫做梵如師徒七衆在內

一焚修却是冷落禪堂到也无人乱走如若郡主央遣彼
逊还在这个去处爲妙
燕玉聞言喜又悲 嫣ヒ何不早些云 菴中房屋多餘
否 只恐难容兩个人 可命你早前去問 如其不可
另調停 江嫣听說房間事 他就把 老翠娥眉頻一
頻 低說須当差進喜 先着他 菴中説告母姨知
若然有処開房住 就可私逊避俗塵 燕玉慌忙推乳
母 江嫣出外就相尋
却說这江嫣之子只因去年染病故不佣随国日進京
当聞得奎璧丧師被擄想到日常優待也痛哭了一場

江嫣出外相尋適遇李夫人差遣不在府中乳母只得復入內室等至黃昏時候方喚進暁云軒廂房商議進喜着急道母親你該相劝郡主出嫁罷了又幹這顛倒鈎当江嫣荅得落下淚來道我的孩兒呀何尝不劝他郡主豈是要生要死的啼哭教我也无法

進喜聞言嘆数声　笑來誰怪女千金　茅菴暫避还容易　且到明朝走一巡　菴主善灵如說可　我当竭力办其情　江嫣荅應來回覆　落玉香閨畧放心　進喜次朝將欲去　夫人喚入內堂門　叮嚀伺候休他出　这如今　郡主成親有事情　進喜應声方退下　自思

难以到菴門。暗中密告江媽媽。只待行盤以后行
郡主芳心叔忍耐。数日中。可怜坐卧不安寧。夫人
畧備行盤礼。十八之期早以臨。崔家府内來行聘
刘家回礼也豐盈。夫人收什崔家物。即呼燕玉女千
金。
　咳女兒你沒福若不是哥匕弄出事來我少不得備一
　付嫁粧與你这如今我自家还坐不安立不安的那有
　一心情照應只得把這家粧奩分一半與你罷了
燕玉聞言低了頭。不言不語淚痕流。夫人也竟心怜
憫。看待之情比昔優。郡主自思遲不得。密差進喜

問情由　江嫣之子連声諾　忙理偷閑出府門

却說進喜密匕的走到万緣菴中先見了毋姨備述一切來意只說昔年刘候太郡曾以郡主許配皇甫公子因督台被陷家屬分离遂欲賴婚另配崔府故此郡主要到菴中躲避几時断不有累当家師太的

梵如應諾入禪堂　師父之前要細詳　菴主普灵心暗想　此問却也少房間　但思郡主公候女　若私逃珠宝鈫環必有藏　此刻不妨應允了　到后來　菴門清苦要他帮　老尼想罷欢容起　就叫賢徒去禀將郡主要來容易事　我这里　自然搬去一間房　但愁

菴內多淸苦　些飯粗餚不足嘗　郡主若然圖可口
多携盤費到菴來　梵如應諾心欢喜　巴不得　姐妹
仝居叙ヒ腸　細將師言回覆后　江進喜　慌忙相謝
轉身行　老尼即喚香公去　搬運東西收什房　就是
明間軒后院　一間小室向南方　內中打掃多干净
鋪一張　四脚藤心白板床　又喚小尼尋片紙　打褙
已畢就糊窗　諸般整備都停当　專等千金到庙堂
按下萬緣菴內事　且談進喜覆其詳
話說進喜回到刘府就暗ヒ通知了冉親江嬤十分欢
喜悄ヒ的囑道進喜晃這衙堂門是我管的你到二更

將及之時就進來伺候把后槽的馬備一匹在花園門外以待郡主到菴只消你送至門前就回便了

進喜回身向外行 暗嗟暗想暗攄京 少華公子曾吾救 燕玉千金我又承 兩件事情俱做就 但不知二人伉儷可能成 不能進喜权出外 且表江嫣向內行 燕玉耳边言几句 多族郡主喜还京 芙蓉惨後芳心急 連叫嫣々打点行 三嫂低声言正是 快拿首飾與花銀 待我在此先包好 你須当太々尊前走一遭 郡主当時心慘切 開箱取匣不遲延 般々首飾俱交出 还有花銀百十金 只為平時常省用

今朝方得作防身　手挈書扇心难捨　环[illegible]衫袖內

行　乳母可嘱須在意　休叫失落母房中[illegible]所在

衣包內　又好藏來又放心　郡主言称[illegible]只惟

此扇要隨身　千金言乞移蓮步　不見了环自秉灯

到了夫人房內伴　娘兒仝坐畧談心　虽然不是親生

母　也竟依乜動別情　驗背銀缸偷拭淚　恨不得

跪辞老母好私行　夫人良久飲香茗　短嘆長吁不住

声　手內清茶前斗碗　回頭遥與女子念　娇容痴感

分茶爱　牖乜傷心叫母親　幼女无知私訂盟　今朝

以致負深恩　奴虽此去全貞節　母必相疑有外心

氣惱交加誰解劝　定然身体欠平安　这番断絶外甥竟　何復分茶付女吞　郡主暗思心除切　飲罷清茶偷淚滞　夫人少刻寛衣睡　倚枕思甥頻喚名　郡主床頭忙解劝　言辞宛轉意殷勤　夫人稍覓神思倦更叫姑娘你且行　燕玉時間心几乱　遲捱数步别娘親　含悲忍淚三回首　就喚了环閉了門　己見飛烟攀絳燭　下堦　直就回身

却說刘燕玉一進自家院內就接了灯着飛烟往廚下烹茶遂自己走進房內江嫣悄々道不須取鋪蓋了我已將一切首飾鎖在拜匣中用衣包扎縛停当待等進

壽报个信與大家就此走罷那 主連声多謝媽〻用心
不如先叫飛烟睡了也免得走漏風声
江媽点首坐房中 就把衣包放枕边 只見侍児掀秀
幔 香茶一盞送粧前 多姣就叫了环睡 我共媽〻
尚叙設 依旧宿于床背後 打開鋪蓋脫衣衫 移時
已以南柯夢 隔帳听來已打睡 乳母归房先鮮手
千金堂內就鋪毡 深〻萬福低〻泣 拜過神明别祖
先
阿晴先人呀
燕玉因尊母命行 姻緣夜許小春庭 何期一旦風波

起 又对崔家这段親 失節重婚奴不顧 今同乳母到菴門 但求祖宗垂憐念 以使奴 无难无灾好事成 叩能先灵辞嫡母 櫻桃口内吐声悲

阿陪母親呀

今日孩兒往外逃 自知有罪負劬劳 須妳福寿如山海 燕玉從今雨下抛 拜罷起身声哽咽 袖遮粉面泪滔滔 江嫣解手方完畢 他又把 自已釵环一捲包 然後入房同等候 時間已是三更鼓 乳妳惧怯眉頭皺 郡主旁边心内焦 房中灯火亮光光 風吹樹葉潇潇响 早聞脚步在房門 只听低低道事苗

阿哨母親呀正倫得怎厷樣了外边已敲二鼓只怕街道難行快匕起身要緊

江嫣會意不遲疑　就把衣包一手提　悄語低声崔郡主　多姣胆小暗魂飛　藏回扇　正要衣　忙把裙兒提一提　然後輕匕移鳳步　江嫣回首到閉門　霎時走出軒中院　進書前行作指迷　夜氣正寒風扑面　星辰初落露沾衣　行匕已到花園內　刘燕玉　一陣酸心暗慘凄　昔日書庭來会面　亦從此路轉笆籬　今宵重過花陰下　為的是　夜走荸菴守此身　事不同來情却对　可怜咸目意迷离

阿唷郎君阿

奴家為你受灾殃　守清貞　不嫁崔家二表兄　未識君家归何処　可相怜　刘門燕玉抱清風　如因愁你忘盟誓　撲得个　白首孤栖在梵宫　郡主悲傷呼痛涓　金蓮促步過芳叢　心急匕　意匆匕　几度回頭怕老風　乳母輕匕扶着手　一挨一凑踏行踪　穿曲徑　繞花叢　裙拂蒼苔夜露濃　乱草兜鞋將要斜　幸亏扶住一枝松　前边進喜忙催促　白紙灯籠照影紅　郡主忍痛移鳳履　小金蓮　趲行几步出园門

話說刘郡主一出花园進喜忙把牲口备好拉到門前

江三嫂急將郡主扶上鞍鞒然後自己上馬把衣包遞
與燕玉手中說將包袱緊緊抱住叫声進喜兒照應着
我們要走動了進喜應声曉得忙把園門扣上復身轉
來在馬身上加了一鞭直向苏綠巷而走

一鞭催動馬蹄開　進喜相同走僻街　郡主暗中心胆
裂　魂飛魄散似痴呆　秋波不住東西看　那衣包
几度京慌落下來　進喜忽然身主住　手牽坐馬把言
開　衣包虽在难搜索　望下金付我些微髻上釵
只恐前途人阻当　好將財物買脩怀　多嫂急拔金如
意　進喜慌忙接過來　便纔縱轡重放馬　行行已過

半夜街　只听遠〻人吆喝　巡夜兵丁撞上來
　吼你們是做什麽的快〻說明來歷
進喜聞言看細詳　從容應答不慌忙　鞍中是我外甥
妹　可知俺　侯府家丁江大郎　只因梵如姨母病
聞得說　命垂旦夕要身亡　晚間巷內來知会　故便
進廷此刻行　犯夜之愆祈掩飾　送些微物表心腸
言完遞上金如意　巡丁　接住觀瞧喜氣多
阿唷好東西呀這是真金的么既是侯府的江大官人
就請過去便了此件稀罕斷不敢領
進喜聞听喫兩声　既承放夜領高情　揚鞭一擊如飛

夫　不發回音竟自行　巡夜兵丁藏了宝　穿街又走
別方門　轍中京倒江三嫂　刘郡主　半晌方才返了
魂　前后直行三四里　馬轍顛得遍身疼　緊行已到
菴門首　白紙灯籠早不明　進書一觀心內喜　慌忙
举手就敲門
却說万緣菴內老尼與衆徒弟俱皆坐待早听香公报
道当家師太快去迎接刘郡主與江嫣已來了普录吾
應了一声就與衆尼出來
普录立刻迎前人　迎出禪堂喜氣多　手拔数珠朝外
走　喃喃呐呐念弥陀　香公已把門開放　江乳母

換着多嬌慢々扶 進喜入門呼且住 此時已是四更
多 此馬待我牽轉去 免教京動兩槽夫 母親在此
安心住 相共千金將就居 我若同于菴內歇 难保
千金避世塵 我在衙中休記念 少不得 日常探望
有工夫 江嫣見說垂珠淚 扯住怜將進喜呼 菴內
自然奶照管 怕只怕 夫人追問費調和 孩兒須要
推乾淨 免得你 自巳当差受折磨 冷煖飢寒加保
重 做娘的 只隨郡主避風波 多姣含泪低声語
感謝高才救援奴 日後倘能從我願 重々报荅大恩
波 千金言訖垂双泪 進喜連稱都在我 我在衙中

為內應 斷不教 万緣菴內起風波 說完走出山門外 跳上行鞍返日途 不表才能江進舊 且說貞烈女嬌娥

話說東尼把刘燕玉江嫣讓進后边禪堂郡主道当家師太今日奴家到來諸凡要求照拂深夜京勤望老師父諒情恕罪

多嬌言乞淚漣漣 萬福深匕翠袖边 菴主聽來称不敢 貪尼犹未請金安 尼姑開說忙回答 適承前來見礼完 乳母欣然同叙話 少沙弥 献上香茶兩盞泉 菴主因想包服小 心中不悅兩眉攢 挨身走近

提亡者　復又拿來顛兩顛　兒强合歡開口笑　多應此內是盤川　千金不帶鋪陳至　愁則愁　我处单寒供用难　房屋一間存后面　无人亂走却清閑　板床虽有鋪陳少　郡主是　金玉之身豈可安　清苦茅菴深不便　只求見諒勿相嫌　多嬌聽說尤未荅　三嫂含欢啟口云

吳老師父呀這到不須費心的

此來本為避灾殃　郡主諸凡不較量　行李虽然俱未帶　盤川儘有可相商　今宵將就何妨得　只須借妹子房中歇一床　在此頻求惟照拂　我們主僕只隨

前　善言應諾連稱是　但只是　得罪千金罪莫当

郡主低頭心暗想　当家師太来為真　出言只説銀錢

事　必有貪圖勢利心　不若將銀交付彼　也免得

懷揣出首受灾殃　千金想罷開包袱　就在灯前看細

詳

却説劉郡主就在灯前開包檢点喜欢道难為媽〻費

心竟把梳頭的物件取得來了江三嫂道正是我想这

些東西是出家人沒有所以帶來只是油碟兒丟在那

边了我却道这有什么要緊買頭油的日日在后門前

吽喚只須取錢買就是了当下郡主取出盤費自己的

了十兩其餘尽皆交付與当家師太這些銀兩就做了日逐的盤費就在內中取出十兩分送每位師父略表微情權当喜歡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刘郡主你十兩可是要置鋪蓋的若果然如此我有个侄兒常在巷中走動着他去買到是極便的

郡主忙將十兩銀　俱皆交付老尼僧　重將拜匣包匕好　遞與江媽手內擎　郡值香公門外看　見了那金珠首飾增的心　老尼便叫香公出　夜已更深要閉門　回與梳如前引道　送归郡主去安身　多嬤立甚殷勤謝　乳母相仝一路行　走過小軒臨后院　灯花

照耀甚分明　一枝槐樹墻边畢　滿地青苔草畔生
樹下放条長石機　井圈緊靠古槐根　洗衣打水多容
易　院落方匕也貭深　半旧紙窗多耶補　大紅福字
貼房門　推屏入内抬頭看　四壁潇匕冷氣満　小匕
灯台存卓上　一床雨樣半生塵　多妹郡主心凄慘
坐在床沿雨泪淋　乳母江媽嘆氣　也只得　慌忙
打点要安身
却說刘郡主一進房中就問桂如借了一床花布夾被
一条半旧蓆子鋪在板床之上主僕兩人將就着一全
睡下

可憐郡主受淒涼　玉体嬌〻臥板床　布被遮身真可嘆　油灯照室實堪傷　風搖大樹瀟〻响　月透踈櫺没〻光　郡主悲傷眠不穩　一宵瀉泣淚千行　江嫣枕边頻相劝　嘞〻噥〻在一床　燕玉在菴权歇下　且言難盡这边詳

話說江進喜從菴內回身趕到花園門首喜得无人知覺就把鑰匙帶在要中鉄鎖踹断于地以免夫人追問有所干連然后牽馬歸槽自已回房安歇

不說進喜表飛烟　一夢初回五鼓天　坐起身來思觧手　誰知净桶未曾端　連称自悴称該死　忍耐多時

雖不安 只得拖鞋行出外 看了看 銀灯將滅已油干 慌忙走近挑々亮 一回頭 看見千金竟未眠

翠帳凄涼声寂々 綉衾蕭索夜娟娟 床前不見金蓮履 架上何曾搭綉衫 侍女一覌魂魄散 心京胆戰变容顔 忙喊叫 急開言 連問千金在那边 喚了几声全不應 一時急坏小丫环 拖鞋要到江嫣室 太慌忙 絆倒窗前桌脚边 扒得起来灯震滅 睁睛一看黑茫々 飛烟急得心如火 带哭連啼喊震天

啊唷千金你到那里去了

一边喊叫又听听 不見人声摸進門 幸喜未拴忙走

出　堂中倍竟黑沉沉　慌忙推進江媽室　細端詳
又没人來又没灯　阿㕭一声先痛哭　高呼三娘與千
金　拖鞋兩隻死尋処　他只得　扒近堂前開了門
語説送了珎黑墻中失了鞋子只得扒到堂前把門揺
了兩揺却是半掩的不覔放声大哭道我説爲什麽叫
我先睡原來竟共江媽逃去了阿㕭千金阿撇得飛烟
好苦
嗚嗚咽咽好悲哀　扒出堂門淚下來　跌得腰疼和腿
痛　号咷痛哭墻中挨　含悲忍痛心神乱　哭啼啼
裏脚擯拖扻過來　開了院門忙喊叫　夫人京醒覷奇

哉

却說太郡夫人思兒痛苦方始朦朧睡去忽听有人哭到上房院內從夢中京醒嚇了一身冷汗忙坐起來問道阿哨是誰啼哭可是飛烟应

侍女慌忙應一声　悲啼連叫太夫人　千金不曉何方去　連着江嫣没処尋　押子暗中扒出外　望求太乚早差人　夫人一听子衍友　只嚇得乚兩手如氷出了魂　怒氣冲嗔顏色变　一言厳務枕邊高声

阿哨好个侯門郡主帝室王姨阿虑生好乚在閨中　半夜工夫没影踪　不想千金身價

奇 竟和乳母兩相從 忽然不見真奇怪 一定是
久與何人暗里通 閨女怎生貧夜走 莫非还在后園
中 定做了 西廂待月鶯已女 因此上 不在閨幃
暗約会 如若賤人还在此 怎差男僕察情宗 果然
幹出无端事 那叫我 刘氏門中有甚榮 太郡夫人
心大怒 靠床欄 昏迷半向始覺腩
話說刘太夫人嘆過一口氣后就叫醒了侍女喚起兩
廂房孤身婆子年長丫环点起几枝燈火全到后花園
察看且慢須京動外面人家
僕婦丫环應命齊 高燒腊烛走如飛 前仰后退心京

盜　大胆仝行四面觀　处匕台頭俱照着　重重声閙
近追尋　灯光照耀明如昼　早見了　后面花园金挖
扉　鉄鎖已開抛在地　銅环不护已参差　丫环僕婦
齊声贼　乱紛匕　回轉身來走似飛
却説这班人等看明白　一齊赶進上房乱贼道太夫人
了不得了郡主與江嫣妝尋不見后园門鉄鎖已開兩
个俱死尋处
夫人聞説怒冲匕　冷汗淋身坐不住　倒在床中昏迷
去　丫环僕婦喊声高　悠匕一氣还魂轉　垂目悲號
恨不消　怒罵一声淫贱女　何堪背母實私逃　呶説

你　明依乳母無妨礙　那誰知　月下星前早已交　少女原非通外客　這分明　虔婆引誘通倒挑　況兼進喜將圖晉　自是開門易處分　只往朝來雖已久　也不知　怎生怎樣共漂摽　今因娶了崔家女　恐露姦情故此逃　國戚皇親名望重　誰知敗壞在今朝

阿晴無恥的裙釵你幹得好事麼

崔家女冊已行盤　聘禮妝奩更整齊　半夜裏挾妻去　迎婚之日怎回肩　他如要索親兒婦　誰道說燕玉淫奔往外逃　這一醜名傳出去　誰知那　沒朝內怎爲官　無羞無恥無知女　全不怕　敗壞家風

尋祖先　崔府迎親來娶去　只好把　就中委曲竟明
言　天花乱墜难遮隱　定要與甸開到官　只好順情
從寬許　送回聘礼免牽連　兜家不是我親肯　倒把
這　重担千金要我挑　想到此間真可恨　不如老命
赴黃沙　夫人説到傷心处　氣塞咽喉兩淚漣　立刻
吽傳江進喜　丫环僕婦應声連　夫人又吽飛烟進
喝罵妖精太放眼　兩个全逃全不曉　你还要　喃匕
哭匕淚盈匕　今宵就算无知竟　难道你　平白之間
看不明　賤婢通仝瞞昧我　此時假意故啞嗥　終朝
奉侍多詳細　快把真心向我言　侍女听了心胆战

連呼太太望寬容　千金向日原安穏　自從在　旧宅
回來就改容　只共江嫣存一処　終日里　啼匕哭匕
淚漣匕　晚間令嫂先安睡　尚共江嫣兩叙談　不料
夜中逃出去　重匕門戶未曾閂　只此是真无別事
蠢婢們　敢將太匕暗遮瞞　夫人見說称奇怪　為什
么　姨表聯姻反不欢　只聞僕婦如飛报　說道是
進喜酬呼尚在眠　叫了百声方始醒　这時間　嗔怒
呼母好悲酸　夫人正要開言罵　早听得　進喜悲呼
到里边
阿哨太夫人呀我的母親不見了耶

昨宵好乜在房中。今日如何沒影踪。半夜工夫逃了去。叫小的 何方尋覓走東西。夫人听了怒亞乜。手拍床沿罵得凶。你母江媽真大胆。他竟敢 勾挑郡主喪家風。不端之事难追究。你快去 追赶回來罪尚鬆。此刻五更天已亮。料他們 私逃不遠好追尋。如其賣佳私相放。小奴才。你的殘生一旦空。進喜聞听佯痛哭。連声應諾下庭中。

阿晴狠心的親外吓叫我往那里尋你

一边啼哭一边行。喚母呼娘出院門。顔氏夫人心氣惱。一黎明即起着衣衿。步停進喜回來禀。帯哭連声

沒処尋　郡主母親多不見　这情由　又难相問路旁人　望求太太垂怜憫　此事死于進喜身　太郡聞听長嘆氣　喚人連罵兩三声　豈已侯府千金女　竟做星前月下人　低喝一声江進喜　暫寬你罪要当心　才能童僕心欢喜　叩首含悲假謝恩　退出門房称造化　这番火难又离身　不説進喜房門事　且説夫人内室情　免强梳粧更便服　來到那　暁云軒内看分明　箱籠一切都还在　首飾釵环却带行　就命飛烟搬出去　其餘鎖在内房門　夫人方始归房坐　只氣得　如醉如痴合二睛

阿唷我好恨阿这兩年不知何故遭逢了多少不如意的逆境

兒子遭擒女又逃　自家性命保難牢　未知長女平安否　不識奎光運可高　伊尋三長和兩短　吾家竜觧與冰消　尋思至此真堪慮　莫非是刘氏声名保不牢　太郡夫人心懊惱　一思一想怒冲霄　呼奴喚婢容顔变　拍案敲台言語高　正在无方消悶氣　門公飛又報根苗

那說刘夫人正在愁悶忽有門公报道啟太夫人得知今有福建延平府梅家姑太太到了还有一位小姐仝

來的乞太夫人定奪劉太郡乞京道梅姑老爺現任黄
堂爺什麼姑太太反來這里如此快請下車來我就出
來迎接
正匕夜襟掃匕環　僕婦侍兒忙簇擁　一齊迎到大廳
前　梅家母女將車下　太郡臨街李目觀　前走姑如
面原熱　后邊甥女郤須瞻　一種髫芳年才十五　娇客
嫩色貌如仙　郤同燕王無高下　若論那　端重之容
更在先　当下殷勤迎入內　兩夫人一齊問行禮在堂
前　梅家太匕才方見　斂袖回頭向女言
女兒雪貞過來見了旧母

美貌佳人整綉衣　深匕下拜在華堂　輕開檀口稱甥
女　慢吐鶯声叫旧姊　太郡夫人忙搀住　相观進貴
好花容　欣然逊坐金交椅　侍女烹茶上內廳　太郡
就呼掑衆品　方才姑嫂叙离情　梅家太太垂珠淚
哽咽悲呼訴細詳　咳夫嫂呀　延平太守几多年　進
益添時罪累牽　清苦過來知本分　做官的　也还公
道不貪錢　如今督撫行叅奏　也只好　一念寬仁庇
屬官　皇上已經提審過　說道是　受賍縱役罪難当
部差起解离京邸　拉罪充軍配嶺南　若不是　兄長
說情存体面　做官人　倘愁性命也难全　夫妻父母

俱无見　竟自充軍在外边　府內起身曾嘱付　汝母女児快早走　同投旧宅保平安　故而依了臨行語　借置盤川尋路还　家業已抄无别物　孤身母女望乖憐　夫人說罷心凄惨　梅小姐　痛泣无声掩玉容　太郡見言頻嘆息　姑娘且請放寬心　自家宅內何妨住　靜待姑夫遇赦还　甥女長成如此貌　不知曾否定姻緣　夫人答道犹无偶　痴長今春二八年　大侄女　已在宮中為帝后　二姪女　如何不見出堂門　刘家太郡含糊荅　暗匕踌躇三兩声　燕玉私逃无着落　欲得要　遣人替嫁又為难　崔家面見方才定

豈可將　侍女爲兒弄套圈　况復家中无美色　就使
那　外甥心内也何甘　今朝湊巧姑娘到　他又在
家業傾亾顛沛間　若把雪貞甥女嫁　門当戶对好姻
緣　一边是　蒨台姐丈白泉下　一边是　太守妹夫
配嶺南　兩処門楣都一樣　二家兒女亦双全　雪貞
燕玉如相見　到还是　甥女端莊福相嚴　不若此時
從直告　姑娘應允就何难　焉着嫁送崔家姐　若頭
私你事也完　太郡暗思心暑喜　回頭含笑叫了环
可仝小姐园中去　散步观花走一回　苟約薔薇俱已
放　若能詩　何妨即景賦佳聯　梅家太已含微笑

論詩詞　也會隨心詠几篇　父在衙中閒教訓　能詩
已有二三年　夫人欣悅稱閨秀　梅小姐　緩匕相辭
往后園　太郡挨身忙坐近　含羞忍忿訴情端　細言
姨表聯姻事　又說私奔出外逃　燕玉溜奔尋不及
醜名傳好四方傳　老身正在愁煩処　凑巧姑外到这
边　我想吳舅年二八　青春正合結烟緣　姑夫未曉
何時返　有个東床心也寬　如若姑外心俯就　我將
甥女嫁甥男　此在不断姻親好　也免我家醜事傳
崔府二甥容貌美　年華尚在二旬間　詩書肯讀文章
好　下次科場必点先　若配馬貞吳小姐　郎才女貌

兩无嫌　姑姑如肯過全我　就可通知家姐前　你看
將來我看媳　兩家当面結姻親　各人情願連秦晉
甥女妝奩在我身　彼此至親无假語　難道我　就因
胞姐賭心偏　明朝請彼娘兒到　矣姑把　攀鳳甥兒
观一观　小姐之前且慢說　免得他　含羞不肯到堂
前　未知尊意如何樣　可肯過全这一番　甥兒夫人
京又喜　自思此事称心田　丈夫發配歸難定　弱女
終身豈得安　不若今朝應允了　免教錯過好姻緣
夫人想罷欣然允　且到明朝当面观　太郡其時心欢
悅　頓將煩惱尽捐除　簾前又听家人禀　姑太已

行李搬于那室間　太郡疑解心一想　就叫運入廳云
軒　內中床帳俱安備　只用得一点撿行囊放里边
隨到丫环和僕婦　上入齐去看相搬　小時少姐遊园
轉　同在中堂用午飡　膳罷如兒同告別　回帰軒內
点諸般　雪貞小姐低已問　此是何人內室間　床帳
現成諸色備　又有这　粧台鏡匣與香奩　適才旧母
說何事　故意的　詢道孩兒到后园　刘氏夫人聞女
問　細言小姐夜行端　替嫁之語俱瞞過　梅小姐
京疑連說是何原　侯門郡主非常比　豈有私奔到外
边　莫不是　父母賴婚重許配　莫不是　水霜有志

該私逃　若然姻已无操断　似這等　姨表聯姻也就
叔　親上加親还不顧　分明是　私奔一節有沉冤
雪貞言乞頻咲號　也不相招與咲談　毋女在房收什
連　刘太郡　消停也到此云断　進門先就深已根
腸一声　无耻裙釵意自潜　便挽雪貞所小姐　林咲
我　閨中教伏不森嚴　爹娘見說復然道　兒死孤悲
揔一般　表姐清名遭不白　奴心尙且爲他酸　自家
宅内嗎相咲　但母如何出此言　太郡聞听進說好
矣　錫四德並兼全　言完房內个端坐　姑娘心中細已
談　刘太郡　尽訢兩个遭遇事　梅大人　極是一片

善良言　聞姊所道投池処　竟不竟　珠淚双拋濕繡衫　嘆嘆麗君貞烈女　方不愧　倚嘗門弟好紅顏　全忠全孝深难得　青史流芳万古傳　房內坐談天欲暮　中堂已擺接風筵　刘家太郡殷勤遜　將及初更酒已酣　梅府姊兕歸寢室　夫人灯下寫書函

話說刘太郡就與灯下將燕玉私逃梅夫人投靠及自已的主意一併寫書一封上云是送崔夫人密覽放在案上次日早辰遣家丁到崔家投遞正值崔太乜在家中欢天喜地的打点厢房接着了这封書信只氣目瞪口呆向攀鳳說道事已如此隨你們意思便了

崔郎一看已魂飛　暗把刘家表妹呼　我郝想思如此切　宪家何故这般踈　自思容貌还堪比　爲什么你的心中有别圖　看你芳容多雅静　不像那　星前月下醜規模　既收聘礼将完配　半夜潜身却爲何如此情形猜不出　难道你　願如卓氏去思奔　嗟吾後悔俱成楚　不若空房一世孤　既是母姨如此説且看乞　雪貞小姐貌何如　若然比得刘家妹　眞正是　夙世真緣情分多　事已这般无别論　且臨到府看姣娥　崔郎不覺長呼氣　説道是　权共外行見若何　只見攀龍微吟笑　正容連把母親呼　吩母親呵

難論容顏是怎生　這番只好就完姻　若因美色傳門面　豈不怕　中外傳揚出醜名　二弟亦須斟酌做三思亦要顧家声　夫人見說称知道　立刻傳言打轎行　攀鳳親將書拆毀　說道是　不挑由此被人聞虽然未作崔家婦　到底外姨府內人　言乞更衣全母走　攀龍扯住又叮嚀　弟能毀字全人節　也要存心顧自名　只取德來莫取色　為人須要作真誠　秀才應諾称尊命　立刻登轎共母行　一到刘衙童僕報夫人姑嫂急相迎　雪貞小姐死知覺　隨着娘親也出廳　一見崔郎双母子　含羞欲退又还停　崔郎忙

閃秋波眼　偷覷多娇悔雪貞

却說崔鸞鳳孫着夫人們相見之時就把梅小姐一看但見那雪白的玉面烏黑的云环碧翠花翹深黄的鳳鈿映得十分美麗身才不如燕玉風流臉色却比燕玉娇嫩較量起来不相上下崔公子一見只喜得心蕩神飛暗叫道芳卿呀你原來有如此丰姿少不得佳期在即就要成親了当下小姐遂過來見礼梅夫人與崔太太一边看媳婦一边看東床端詳了片時俱各喜欢得眉開眼笑刘太郡已知中意就請入后堂

雪貞小姐避回身　自悔屏前見外人　不識母親何主

意　方才必欲我全行　无端撞見崔公子　弄得奴ゝ欲轉身時难轉身　只爲家門遭不幸　致教輕易見他人　不言小姐芳心惱　且表刘家太郡人　動問姑外和姊ゝ　一男一女可知心　崔梅太ゝ俱称好　这段良緣怎不成　当下大家齐說定　一茶之后就抬身　雪貞免強來相送　萬福深ゝ翠袖輕　又與崔郎逢一面　倍教秀士暗消魂　崔家太ゝ心欢悦　頭上金釵拔一根　却是根　黄金嵌宝双如意　送與了　淑德佳人梅雪貞　隨手插于云鬢上　咲呼小姐表微情　閨秀低ゝ回問毋　夫人咲說謝尊親　多娇斂袖深ゝ

視。喜欢得崔府娘兒帶笑春。当下大家齊送出方才回入后堂門。梅家母女归軒后。刘氏將情示雪貞　小姐低頭紅了面　芳心默默自沉吟　想奴本是裙釵女　又不能　仿效緹縈兒炙刑　發配嶺南千里隔　定期何日遇皇恩　一家骨月遭分散　知道姻緣是怎生　今日既然逢此事　不如早早了終身　適才曾見崔公子　奴看他　相貌殊非不等人　彼若果然身显達　或能出力救嚴親　深閨弱質成何用　好把衷腸托此君　小姐低頭心暗想　含羞無語已應承　夫人一見心欢喜　頓減煩愁意得歡　自古時光容易

過　吉期將近要完姻

話說太郡就將崔府的粧奩一槩賠嫁了雪貞小姐又買二房僕婦兩个丫环以作媵女之胖諸事已定梅小姐就拜太郡爲繼母廿四日發嫁粧開臉頭儀堂的天人上冠次日崔家迎娶就把雪貞嫁將過去

洞房花烛將風流　年少崔生喜氣多　表手相携將錦帳　香層並坐入牙床　兆央枕上盟言重　翡翠衾中恩愛長　郎才女貌真佳偶　百歲良緣配了双　廟見適時情甚合　你憐我愛在閨房　吟書作賦仝相伴賣茗焚香並坐行　夫唱婦隨真快樂　梅小姐　又能

竭力敬姑嫜。于時已子崔家事。刘太夫人遂得寬怀放了心。雖則膝前无一子。倖方相伴有姑外。談匕咲匕隨時過。女郎失去不凄凉。且表才能江進喜終朝假意哭萱堂。怕匕過了姻親事。他就要。淄出刘衙去採娘

話說江進喜取一个空册偷出刘衙袖了四兩銀子二包糕餅走到方緣菴來憧着香公入內見了毋親郡主刘燕玉悵然淚下進喜你如何今日才來太夫人那一天得知此事可罪及同謀么進喜將这日之事一一言明燕玉暗想道这也罷了梅表妹代嫁也不辜負崔家

姨母攀鳳表兄

多嬌悲喜謝神明　感賜姑娘伴母親　如此一來真凑巧　奴家在廟也安寧　当時進舊交銀物　就在槐陰坐片時　與母閑談多半晌　就如親自送茶臨　日西天晚方才出　回轉刘家不用云　且表多娇刘郡主　寧心忍性坐禪林　一身縞素惟穿布　三頓持斋不吃葷　亦共尼姑恭奉佛　常于静室念諸經　冰清玉潔无他意　孤枕寒衾在此身　这日却逢初夏尽　閑門独坐意沉匕　江嫣與妹閑談去　只剩多娇一个人　清静之時无別事　但將画扇自評論　忽聞戸外簾鈎

啊一个沙彌走進門，哄說当家師父請，水郡主
剪裁夏布做衣衿，多嬌只得抬身起，携扇而行鎖了
門，菴主善灵忙讓坐，細將長短說分明，多嬌郡主
殷勤答，就在神堂立起身，將尺量完弹粉線，剪刀
裁過接銀針，甘心受苦无悲怨，只爲清貞守旧盟
少刻江媽來叙話，死心進去顧房門，晋公張七來提
水，東望西瞧没一人，素藍郡心原不善，一覩寂靜
憤發欣，因思郡主裁衣服，大料遲延未轉身，不若
此刻來偷取，或能得利作財星，晋公主意安排定，
脚步輕輕走近門，小七乱摸拿一塊，樹枝放進鎖中

門一声响亮開了鎖 張七跨門檻又哀 賊胆心虛
回首看〻忽然來了小尼僧〻法名妙印年还幼〻搶步
当先問一声
阿唷老張你為何在郡主房里走
張七慌忙把手搖 低叫師父莫声高 釵环偷得將銀
換 少不得你一包來我一包〻妙印開言先就哄
連声催促快些哈 香公竟在房中看 放胆收尋見〻
包
却說張七〻進房門就看見包袱怔在板床上打開一
看只見那匣上扣着一〻把半大的銅鎖还有一匙封在

上边張七滿心欢喜急把拜匣一開只見里边盛着許多首飾就把隨身的手巾取來包好只剩了須鍜器在內依然鎖好放在原舊地方復身出來小尼姑擱住問道喜怎不分與我快拿几枝來分放你出去張七咲道小師父你摸匕自己的頭看一摸光的頭髮沒有怎生插戴少不得換了銀子兩股平分

小尼鬆手不相擱　張七將門照舊閉　打起水來挑一担　飛跑竟自到厨房

小尼只恐干連已也就忙匕到外边郡主神堂裁剪畢也隨晚課念弥陀　誦經已罷同回居　三嫂臨厨把飯

端 主僕不能分上下 小房之內一仝飡 江媽忽地
丟双筯 立起身來摸枕边 連說幸亏还在此 方才
隨手放床間 白銀四兩孩兒付 若被人偷取討难
言乞欲思藏拜匣 手攜包袱到灯前 輕輕易易如无
物 江乳娘 連說稀奇必有緣 立刻打開观仔細
道声不好变容顏
阿呀郡主阿不好了着了賊了
燕玉開言乞一京 移開条櫈就抬身 窺仔細 看分
明 只見銀銜與度金 珠宝東西多已失 后來用度
實難停 千金一見花容变 一乱頓宮鞋道怎生 拜匣

鎖匙都現在　如何手飾竟无存　隨身只取釵环物
今被人偷何処尋　吃尽用完銀数十　坐身豈可在菴
中　況兼佛地多凄苦　奴怎好　有累菴中師父們
此事如何來処治　媽乚何討追尋去乳母已是京呆了
半向方才叫出声
阿宵那个狠心的強盗阿偷得人家这般乾淨只剩了
些銀器東西
不知什麼弄机関　麻鎖開包偷个完　此物並非无用
処　后來还要作盤川　如今又被人偷去　主僕焉能
久在菴　乳母其時心內急　高声喊叫到前边　金珠

首飾多偷盡　怎樣盤川度歲年　清靜菴堂生盜賊

這也是　世間怪事與希奇　江媽喊到禪堂去　郡主

心慌不及攔　菴主善長忙接問　叫声三嫂為何因

江媽細說情由事　年老尼姑冷笑言

喏江三嫂這就冤屈殺了我這里從不遺失物件怎麽

家々怕々的不見了鎖着的東西

若疑家賊就希㰼　菴中物件從无失　怎便輕々盜了

釵　就算日間人下手　豈有个不能撞見把門開

想來斷々无人物　还有忙中未帶來　菴主言完容带

惱　只有那　小尼妙印咲盈々　梵如暗扯江媽袖

說道是　尋个分明再処分　三嫂聞听如此話　面紅耳赤怒頭懷　含嗔跌脚呼師太　那一省　拜匣曾子当面來　只恐大家俱眼見　明露着　金珠鳳股與簪釵　分明暗有人偷看　怎說臨行不帶來　約值價銀五百兩　自匕的　送與强徒作横財　難道皇天无报應　少不得　有朝一日去当灾　江媽不住喃匕罵老尼姑　一変容顔把口開

話説老尼姑見江媽嘴罵变臉道乖徒弟你們到底那一个偷剁那主的首飾快匕拿出來免得我用戒尺拷打這是菩薩的地方咒匕罵匕好听么衆尼道阿彌陀

佛爺虧殺人世界上也有出家人做賊的麼荒如氣不過怯道老姐〻你到房里去把不要說了江媽氣得目瞪口呆只見郡主過來叫道媽〻進來認個晦氣罷了說他做甚

燕玉言完向後行　江媽隨着進房門　轉身坐在床沿上　嘆氣連声兩淚傾　埋怨千金差主意　不該夜遁到庵中　表兄表妹聯姻事　有什麼　好歹尚低不肯成　富貴讓于梅小姐　自家在此受欺凌　釵環首飾俱偷去　还說怯中未帶臨　從此孤寒死貼補　少不得　他們越發要相欺　天長地久如何過　難道說

反在尼菴換飯吞。真正是、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川被犬欺。郡主今朝心想七，何如前日嫁崔門。江嫣說着長吁氣，悲惱交加忿不平。燕玉聞听心慘切，含悲忍氣劝停嗔。嫣七且耐胸中忿，是我死知男你身。失去叙环該晦氣，抛然咒駡也死哥。他們一惱如何好，出首私逃祸瑰臨。伏乞嫣七休動怒，等一个出頭之日我酬恩。多娇說着垂珠泪，哽咽香喉語不清。乳母方才消了氣，嗟吁点首叫千金。但知守節甘清苦，未必他心是你心。惟要天工加保重，眼前且是忍艰辛。江嫣說罷无言坐，郡主聞听

也淚淋　主僕二人難咽飯　收開碗筋就安身　次日起來梳洗畢　只見那　小尼同了花如林　手巾各匕拏包裹　放在床間啟口云

那這是當家師太叫楊大爺買來的一頂帳子一床棉被兩條褥子一床夾被兩疋粗布兩疋細布一床蓆子餘下一錢六分銀子拿去撿妝明白了劉郡主喜道這也買得過到江媽你拿這餘銀送了楊大爺與我多匕謝芳

三嫂將來到外府　少停拆擘就回房　点明物件低声道　須要留心買个箱　再被人家偷了去　我們越發

苦苦推，多虧郡主言稱是，你我輪流守此房，主僕相遮布頓好，發時張帳與舖床，買箱存貯何須表，剪衣裁衣不用詳，一自彼偷丢本利，老尼漸匕不如長，黃虀淡飯爲相待，你們情願到菴堂，他說未曾邀郡主，這也是，四語三言竟更當，若嫌待慢多容易，只用搬移到別方，乳母聞然情惡劣，幸兮郡主甚賢良，聞聽此等言和語，便共江媽暗匕商，嗟媽匕呀，如今既在萬緣菴，只好低頭過矮墻，今後相帮同做事，免他語四與言三，媽匕在外當粗使，奴也就，在他菴內做衣裳，如若終朝閑吃飯，菴中師

受嘗甘心　江媽見說連声詐　他只得　忍氣吞聲做
下前　洞米洗碗都著力　漿衣洗裤不偷閑　香公之
事推他做　張七終朝只去頑　荘主虽然无說話　將
他就做個婆看　呼來喝去当粗用　不放江媽半日閑
郡主共心甘受苦　千針万線做衣衫　晚坐欄陰边
暮色　夜臨灯下不安眠　時已殘燈拖云声　舞信香
罢推淚班　做一件來又一件　甩尼姑　術然嫌慢迹
崔完　花容憔悴非先日　穿的是　粗布裙兒舊布衫
手內牽針心內掛　落无懊悔因姻緣　冰清玉潔成
此性　梳洽貪與又晚眠　受盡辛勤惟忍耐　但求天

意早週全　可憐郡主遭磨折　更及江嫣不得安　惟
望好心能好报　巳一个　荣華富貴錦團圓　住說郡
主尼菴事　按下刘侯宅内原　提起道菴吳縣令　京
中起馬上途間　名登兩榜非他比　一路威風甚赫然
五月尽边臨故里　康員外　合家迎接慶團圓
話話吳公一到康家齐匕相見吳娘子已是琴堂太太
見了心内好生欢喜道菴就將状元寄的信物一一交
明康員外夫婦已知状元及第招親事真是喜出望
外柳桑娘王德姐見了寄來的金花玉鈕等類打動了
一段旧日的想思

二姬暗乚動幽情　一段相思憶麗君　惜昔去冬相送后　別來已是半年零　心牽意惹死方許　夢到魂顛只自知　明曉想思非有益　不知何故搃情深　自嗟呀　衛門薄命因緣淺　深羨慕　相是千金嫦娥貌你那里　郎才女貌成恩愛　俺這里　粉退胭消受冷清　何日得能重覩面　其時方始又相親　金花玉鐲追追寄　足見你　愛弟之情為奏們　但願一朝迴眷屬　好將心跡表幽情　柔如德姐心悲喜　小元郎跳乚躍乚分外欣　急取金花忙套鐲　自誇自讚好言人　接風擺酒不須云　吴公初到多忙亂　拜客完時

就上坟　妻用之前的别散　再已相谢数年情
行装结束多停当六月初头要起身挈眷同行多显耀
崎岖蜀道赴衙门　康公夫妇齐欢喜　显宗如兄做贵
人　当下合家都喜悦　书中住表吴公事　再说君机
胜败情

话说刘侯所荐僧善保一到吹台交战不消几陣已彼
塞主拿住因他是无罪之人就以上宾相侍不令受苦
败兵报于督抚奏上朝廷刘国丈二次荐人无益只得
入朝免冠谢罪急遣心腹往吹台打听下落提得俱未
杀害即遣勇士数名用白金十万两赎取奎璧还朝章

蔡王不納鄧被手下頭目們待差官轉身時追到半路把十万兩銀子打刦了个干淨昔得差官苦无法可処只得連夜趕到京中跪在国丈面前請死

刘虔氣得發昏迷 人不為時物又遺 不料孩児難救援 他到也 自尋欢樂不思伊 朝乚椅席迷仙酒 夜乚罗幃擁美姬 因有長男和幼女 丟開壁璧少悲啼 対花酌酒淫姬妾 他反比 年少孩児福分奇 官舍只同諸美女 云南撇下正房妻 佐說国丈刘奎事 且把宫中提一提

話說刘皇后已有九个月身孕只因思念胞弟終日在

宮啼哭漸已容顏清瘦身子欠安虽有御醫調治終不
能除去病根
刘氏如妳病漸深　千般調治不能輕　錦衣玉食何曾
用　妙曲清歌久厭听　朝夕悲啼呼愛娟　坐眠不穩
憶慈親　君王太后頻相勸　刘氏如已總不听　啼哭
芳神兼有病　怀胎未滿要臨盆　腹中疼痛难相忍
只得分明奏圣君　天子慌忙稟太后　宮中立刻喚收
生　少時太后乘鑾到　妃子求迎入寢門　月分未交
先要育　合宮人等盡担京　君王迴避抬身起　刘后
悲啼叫一声

阿唷皇爺的駕

少年天子甚相怜　只得回身步近前　刘后凄然伸玉手　扯袍含淚就開言　怀胎未滿臨盆早　臣妾的性命應知保不全　今與君王先訣别　免教至死不能言　從來国法如山重　不論親疎一体頒　臣妾父兄俱供職　怕只怕　一朝犯罪在君前　家門如若遭顛沛　刘燕琢　揔在黄泉也不安　伏乞垂怜臣妾語　保全了　奎光兄長老椿萱　皇恩浩蕩難圖報　惟愿宮中得后安　刘后説完声哽咽　朝廷垂淚撫香肩　御妻且勿心憂慮　或者无妨得所安　若有一些差失

処 寡人必記此時言 君王說罷龍顏的頼 皇后托身
要送盗 天子回頭適命坐 方才注目將龍顏 朝廷
出宮妆生進 太后端君正殿間 諸位嬪妃齊伏侍 却為
怵怀了 外边彩女與宮監 外匕坐草將生育
悲啼氣不添 面白唇青流冷汗 神虛力弱怕喧傳
悲声慘匕連呼痛 叫得那 外殿朝廷淚不干 刘后
心中卯要死 說了声 我因胞弟赛黃泉 口內鮮紅
從上送 腹內孩兒向上鑽 伺候穩婆難着力 刘皇
后 登時一命已歸天 宮妃抱到龍床上 大放悲啼
哭淚漣 太后君王哀欲絶 遂床悲痛好淒然 朝廷

抱在刘皇后　痛到銷金帳里边　哭叫御妻何不應
朕與你　数年恩爱竟分飛　真可惜　寔堪怜　何忍
昭陽積后矣　天子悲傷頻拭面　如痴如醉对花顏
上宫太后呼咻哭　只為他　日常之中孝也全　太后
妳匕頻痛泣　元天子　親扶慈母反宫面　綸音飛下
刘家府　把一个　国丈王親嚇軟瘫
却說六月初七日刘皇后殯畢時年二十三歲天子遣
內監諭知国丈刘侯一聞此言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
九霄好似平空倒一座泰山半向不能言語
悠匕氣轉好傷哉　命運如何这等乖　父子被擒難轉

救　宮中女喪好悲哀　泰山一倒吾家險　独木难支大厦求　可料重亡死好处　快須上表奏金階　休怠慢　勿遲挨　早亡辞官免受灾　国丈刘侯悲欲絶登時掛白赴宮來　謹行臣礼參灵位　痛哭悲呼倒玉階　天子遂成皇后礼　梓宮就在寢陵里　千官戴孝齐相送　鄭狀元　保獲灵車亦举哀　十数餘天喪礼畢　刘國丈　凶訃又报故郷來　中宮皇后喪殮葬從此后　刘氏雄威漸亡衰　不表外边興廢事　且說太后欠安寧

話說内宮太后因見刘国母慘亡一京致疾自六月初

七至十八九天尚不能全愈
御医用藥竟无効　日月伸吟擁翠幃　飲食亾貪容枯瘦　夢魂不穩命将危　君王朝夕床前伴　湯藥親嘗鎖二眉　龙意踌躕愁甚切　聖躬辛苦涙偷垂　時逢二十黄昏晚　太后奻奻一夢回　落涙長呼呼帝王　可知老母也垂危　寿将花甲非爲夭　不用憂愁不用悲　君有三長和兩短　瘋君王　礼矣下士守㝎規　言完倚枕凄然泣　元帝哀惶龙泪垂
阿唷毋后奻奻阿
圣寿戎驅天地斉　浮斉小厄自能离　慈年訓教当遵

命。必不得。下旨須行選妙醫。伏乞圣心休過慮

好当善保萬全身　君王坐在罗帏里　晝夜担愁不解

衣。天色微明傳下旨。九卿六部要班齊。兩儀殿內

同参旨　不許遲延立刻趋。圣旨下時人已曉。朝廷

冠冕坐鑾車。疎星沒月開宮闕。頃刻諸官会兩杖

話説大元天子升殿六部九卿一齊朝見成宗擦淚道

諸卿以為何事特地相宣朕因皇太后久抱沉疴不能

全愈今将危急太医院下藥无功故召諸卿識一个良

医看治。

慈母太后異尋常。指望朕心費盡心。週歲之時經苦

守。今登廿四作君王。正当奉養慈親日。圣体无加反欠安。爲子之心寧不痛。若无良士治如匕。諸卿今日同相議。同荐名医見朕躬。不論官員和士庶。只須通達詣岐黃。官宰治痊升品爵。朕將他待加国士降恩光。民人医好加衣祿。給一个頂帶前程在帝邦。諸位矣卿須提奏。寡人立刻配良方。朝廷坐上傳宣畢。卿相齊匕伏殿傍。只爲荐医皇太后俱皆不敢奏君廊。当時拜倒梁丞相。頓首開言啟圣王。

臣文華殿大學士梁鑑奏知陛下当世医家虽説名孫

學士寔非真授青囊揔然奏到君前亦必有悮大辜臣
濫翰林修撰鄰君玉頗知醫道臣門一宅適過不安俱
是鄰君玉看視再者有彼仝年何與俱近染傷寒医士
盡皆回絕臣堦不信親自去看下了三四劑藥今已輕
可如故然居如此臣亦不敢私存惟願聖心裁度冒瀆
上奏
梁公奏罷叩金磚　座上君王滿面欢　就問君家言確
否　詞林進道是高奏　既然立愈同年疾　自然是
太后沉疴也得痊　悔恨從躬歲早哉　如今且喜未遲
延　諸卿就此歸衙內　梁丞相　速去相宣鄰狀元

天子九重傳下旨　登時殿外散諸官　朝廷頓覓龍心喜　立遣宮官隨后當　牵御馬　備金鞍　迎取詞林進裡边　圣駕回宮陪太后　御医召集內廷間　候其君玉隨宣至　同叙良方治病根　俟表朝廷來宣召

且說相国出宮回

話說梁丞相朝罢回来就到听披軒內酈狀元正為一个同年題扇見梁公入內從容出位相迎太師就将牵荐之事說知

明堂微笑父身云　昔年深蒙岳父情　小婿郎当造內掖　以觀病体真和輕　捴然未熟岐黃理　断不致

岳父身当錯荐名。梁相聞言心大喜。我原知他有才不薄故陳情。狀元立刻收書扇。竟出書房向内行梁相一仝歸内室。夫人聞得甚担京。含嗔埋怨梁丞相。爲什么天子之前亂荐人。太后虽然荐誇尽搃施妙藥也死灵。些二長兩短如何好。此罪歸于翁壻門。梁相答言无所碍。看一看東床可是等閒人狀元含咲躬身道。岳父无憂事必成。言乞出堂穿夾道。飄然竟入弄肖庭。素華小姐抬身接。問一声扇上新書可錄成。君玉答言猶未畢。細將始末說分明。素華微扯宫袍袖。說道是何事爹爹要荐君

太后之身非小可　用方无效怎調停　世間医士多〻少　何故厥親荐你身　小姐言乞擠眉黛　狀元宛轉劝寛心　侍兒伏侍穿袍帶　梁小姐　自挑菱花照鏡林　君玉正冠方始畢　相辭就要出房門　素華步出珠簾下　細語低声叫小心　君玉含欢連應諾　端然冠帶出高厅　長班伺候廊前稟　說是欽差到府臨　御馬金鞍來接取　自然不必備轎行　狀元見稟言稱是　立刻乘騎至禁門　偏待之中先待治　内官飛去奏明君　御医大衆齊相見　一个〻冷笑高談慢翰林　君玉從容无愠色　早听得　朱稱門外降綸音

叽鄭狀元何在 聖上有旨宣狀元進万寿宫賓覲太后

狀元應有就趋庭 拜倒金門謝圣顏 袍補高台三叩

首 退行十步始当先 穿宫越殿須臾到 已見深幨

照画簾 兩位昭容分左右 揚紫袖 鶯声一聽便傳

宣

叽鄭狀元子靖在上速〻叩参

風流翰苑拜明君 万歳三呼唯殿廷 元帝欣然傳旨

札 立時即命賜花瓊 滿斟一切從頭諭 碧玉恭所

已分明 宫女捲簾邀証脉 狀元辭罪步輕〻 已臨

寢室微〻觀 只見宫娥雁翅分 綉帳低垂声寂〻

余鈎双卦影況匕 錦書一部床指探 絲線三条侍者
呈 太后奴匕御腕 觀狀元 紅毡側跪彰分明
細詳根底深加意 謹按岐黄培用心 俯首沉吟垂鳳
目 心中自揣可調停 胗完脉息覌神色 偶抬挑眸
奏一声 只見奴匕皇太后 合暢仰卧在罗衾 而含
紅色唇含紫 綜藥焉能去病根 看罷方才離寢室
髮鬟之下細陳明 臣观太后非邪疾 温補多加病更
深 哀苦之中停了食 正該應 早加發散不宜参
如今補了难消化 自是奴匕体欠寧 且批微臣初拙
見 開方一剤謹当心 君王座上攢眉部 难道奏卿

看得明 各姓医官多用補 狀元偏說不須參 既然
有此超群見 可與諸人酌奪行 若不保全皇太后
非連相囫老先生 狀元再拜辭天子 犹進西邊殿里
行 一乖太医迎着問 不知尊意怎調停 狀元即請
前方看 拱手從容問一声
下官已胗過太后之脈奉上命乖位同商就此恭候諸
位老先生台教
乖皆出位道根苗 太后身虛故發燒 我等看來宜用
補 但憑尊意怎生調 詞林見說微已咲 細察詳
温補何如發散高 太后外已凉其疾 胸中有食不能

消　熱單一劑方全愈　似這等　補藥多加反退燒

聖旨命全諸位議　再求高見講分明　御醫所奏詞林

語　只嚇得　尽吐鮮紅舌半条

阿唷酈老爺言之差矣

太后如已當暮年　病源深淺最因寒　面紅燥氣皆虛

火　涼藥如何治得安　金玉之身非小可　酈老爺

莫將太后等閑看　朝廷既命全商議　因此寒方只得

攔　伏乞狀元詳細底

還宜溫補聖躬安　翰林若肯王孫元得

看得分明不姑寬

吩諸位先生吓

食君之祿解君愁　盡力竭當盡此誠　太后胸中氣宿

食　如何不散任存留　都因我等于進罪　反使君王

日夕憂　諸位先生如不收　今朝待我自相籌　御医

見說湅綑好　立起身來道門出

呵嘀是呵狀元公既知深淺我等不敢阻擱了鄭老爺

自己開方罷我等就此告辭去了

俱皆紛咲出宮門　狀元提筆從頭寫　開手先標即熱

取　發劾煎方交內侍　恭祈聖上照施行　宮官接入

禁門去　半晌方才降玉音　欽命狀元休回鄉　玉堂

宮內大安身 煎方留用觀凶吉 危必加刑愈必陞

君王叩頭稱領旨 出宮竟向玉堂行 翰林廳內公然坐 打發親隨轉相門 自料藥無錯失處 雖居禁地不担京 但愁太后應該絕 却使良方也久醫 嘿禱神明祈保佑 免叫一旦禍臨身 明堂直入尚听音

却不知 太后身軀是怎生 八十頁中權撥下 再將六卷表分明 丞冬十月黃昏候 又得新詞一本成 倚案已當人寂寂 隔窗猶听雨聲聲 寒更數点頻吹睡 無奈何 且到明朝再續成

再生緣五卷終